續三十五舉　再續三十五舉

古今印史　印章集說

秦璽始末　篆學指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三十五舉

桂馥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彙鈔及澤古齋重鈔海山仙館叢書咫進齋叢書皆收有此書借月澤古同版所據爲改定者初藁海山咫進所據爲作本咫進較佳故據以排印

續三十五舉 乙巳更定本

清 曲阜桂馥冬卉撰

米芾曰、有人收相侯宣印。其文作繆篆。乃今所謂填篆也。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皆無法。徐官曰。說文序中有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字、今人多讀作繆誤之繆。去聲。非是。當讀如綢繆牖戶之繆。平聲。蓋言篆文屈曲填滿如綢繆也。人多忽而不講。篆刻往往致誤。爲此故也。朱必信曰、印篆增減一法。必須詳稽漢隸。蓋漢隸每多益簡損繁之妙。作印仿其法。則得之矣。斷不可杜撰妄爲。變亂古文。有悖增減之義。

黎民表曰、近世操觚者。往往師心肊見。不復檢勘。私印銘石。十譌其九。

程孝廉瑤田通藝錄曰、潘毅堂舍人。蓄古印千有餘事。邀余往觀。時張君古餘。宋君芝山。皆主於毅堂。余乃披其譜。指一事以語三君曰。此一章兩面刻者。一曰田乃始印。一曰手乃始印。手之爲田。無疑也。而文若是。此象井田中三夫共一遂也。遂必入於溝。故出三夫外芝山曰。遂何以不置於三夫之首。而必貫於其中也。余曰。中貫之。則分三爲六。彼三夫也。此亦三夫也。遂在其中。所謂夫間有遂也。芝山乃復指一事。曰王氏之缶。以謂余曰。若知缶爲甸之字乎。余曰、然哉然哉。蔡邕獨斷。以爲甸。古者尊卑共之。此則卑者稱甸之驗也。於是復相與披譜。見有曰𡈼者。又見有曰缶者。又見有曰𠂤者。皆私甸二字也。私甸者。卑者之甸。但用𠂤字者。古文省也。芝山曰。私甸而不冠以姓名。可乎。余曰。往時見玉印二

字。曰家璽。家璽猶私璽也。是不冠姓名之驗也。是譜中有一事曰。生余以爲封之省。徒用封字以封物。其權輿與三君皆曰善。（案此論秦以前印皆古文。與秦漢以後用繆篆者不同。）馮班鈍吟雜錄曰。印章上字。或可用隸書不純用小篆也。世人多以爲譌字。又曰。在鐘鼎上字。雜用不得。梁千秋刻印章。名重一時。用字憒憒。古篆雜不得隸書。今人不知也。又曰。平生喜教人刻印章。用漢法者。施於名字藏書印用元人法。齋堂樓閣。唐人有法。詩句作印。起於近代。用文三橋法。一兩字大印。蘇爾宣所作。多用古人碑額上字爲得體。亦一長也。不可以其人而忽之。字多者。板拙不可觀。宋人閒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有用古鐘鼎琴樣花葉之類。今人皆不行。瓢印頗有用者。亦隨時可耳。唐人名印。有學漢法者。皆圓潤工緻。宋人多勁古。元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爲漢印。失之矣。

吳先聲曰。鐘鼎古文。皆周秦歟識。原不施之印。後人或取以作朱文。但須得體。不可雜湊。狐裘續羔。縕衣補縞。徒獻笑耳。

毛奇齡曰。予嘗聞隰西萬年少論鐵書。大抵皆有楷。漢有篆。皆以楷法易六義。點畫增損。雖倉頡弗顧也。漢以篆銅易鼎漆。句曲變換。雖姬公旦弗得預也。以故鐵書宗漢銅。猶之毫書法晉帖。凡說文六書。均無用之。而其間填朱琢白。若正變、偏滿、益減、爭讓、諸法。確有程量。唐宋以後。無聞焉。

趙宧光曰。近人不會寫篆字。容易談印。白文小印。尚可描補。稍大即不能。至朱文更出醜矣。

王兆雲曰。秦漢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借工人臨石。非眞手迹。至若印章。悉從古人

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俱在。眞足襲藏者也。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曰。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多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佳。予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

王兆雲曰。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而降。始屈曲盤回。至唐宋。則古法蕩然矣。

何震曰。圓朱文。始于趙松雪諸君子。殊不古雅。但今之不善圓朱文者。其白文必不佳。故知漢印精工。實由工篆書耳。

徐友竹堅曰。漢人有摹印篆。亦曰繆篆。平正方直。篆隸互用。然其增損疎密。極有意義。非若今人之故爲增損。故爲疏密也。又皆白文。承璽卩遺意也。唐以來始有朱文。便多蟠曲。非復自然矣。宋趙子昂矯之以圓轉。去古愈遠。然一本許氏。字無疑難。近代則益無叢雜陳。不知纍纍者何語。

楊愼曰。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俗也。予嘗攷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邸蔽野。此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蔓菴閭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案古篆有作㚔者。又止借㚔者。石鼓文作㚔。其字從宀。宀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册。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㚔。詳玉篇皿部有㚔。烏含切。覆蓋也。考古圖有伯㚔饋㚔、㚔器皿。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

觚棱。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樓鑰復古編。序曰。古無菴字。謙中以謂當作闇。而難於題扁。山谷雖定從艸。謙中亦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广。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若此。因樹屋書影曰。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先居蝸牛廬。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卽用此菴字爲有據。依黃山谷之言如此。予案六書遺漏字不少。劉爲漢姓。六書中竟無劉字。僕名亮。每爲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旁京之語多作諒。予甚以爲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譌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今泥古者。如菴字必從奄。然與奄何與。印宗漢人。而必以漢人所有之字爲俗字。吾所不解。

案說文所無之字。見於繆篆者。不可枚舉。繆篆與隸相通。各爲一體。原不可以說文律之。謙中之說。守說文者也。樸園之說。論摹印者也。若升菴謂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則不知八體六體之說矣。

又案广卽庵字。广本象形。因不合隸體。故加奄。變爲諧聲。山谷諸家。皆不識此字。說文广因广爲屋。因广當爲因厂。

趙希鵠曰。漢印多用五字。故左有三字。右有二字者。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

馬永卿嬾眞子錄曰。今印文牓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於陜洛之間。多見古印。于蒲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牓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

七修類稿曰。漢印二名。姓獨居右。名俱在左。妨誤看也。

案單名。複姓。表德。閒雜印。俱無回文。

又案陸友仁得古印曰。陸定之印。名其子曰定之。倪迂贈詩。有辨文曰定之之句。此應是回文。否則姓陸名定。非定之矣。印譜有陸定之印。非回文。且前二字占地多。自是單名。豈友仁所得又一印邪。

七修類稿曰。稱臣者多兩面有文。

案兩面印。一面姓名全具。故一面單具名作臣某。原不同押一處。如後世書牘外面姓名全具。內但云某啓。某再拜也。又有一面姓名。一面曰甲、曰乙、曰翁、曰伯、翁仲、翁孟、翁叔、翁季、翁公、翁君、翁孺、翁壹、翁稚、翁子、翁孫、曰長翁、次翁、中翁、少翁、小翁、曰伯、曰長伯、次伯、曰孟、曰長孟、季孟、子孟、曰季、曰伯長、次長、宗子長、曰兄、曰長兄、少兄、曰長公、次公、中公、季公、少公、幼公、曰長孺、次孺、中孺、季孺、君孺、少孺、曰卿、曰伯卿、長卿、次卿、中卿、叔卿、季卿、少卿、幼卿、子卿、孫卿、曰君、曰翁君、長君、中君、季君、少君、幼君、小君、稚君、曰長子、中子、小子、稚子、少子、王子、公子、功子、曰孫、曰翁孫、長孫、中孫、次孫、孟孫、少孫、小孫、王孫、

公孫、弟孫、子孫、不可枚舉。王楙野客叢談曰、筆談云。景佑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上問此人名次公。何義。龐莊敏公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爲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又曰。唐詩多用張長公事。長公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語。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少穉、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長幼次等字爲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宏字穉卿。兄昌字次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攷世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字長公次公。此理明甚。洪邁容齋隨筆曰。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人之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爲仲。爲伯。又爲叔。爲季。其老而尊者爲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兄、子眞、子公、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穉君、游君、次君、贛君、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穉季、長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賓、君倩、君敖、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穉賓、穉圭、穉游、穉君、巨先、巨君、長賓、長房、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爲雅馴。若陳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案楚元王名交、字游。疑本書傳刻之誤。）朱雲字游、爰盎

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路。眭宏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鄭杓覽古編曰。古碑碣。實與漢之印章同法同意。如張宏、李廣、別部司馬之印。其字絕是古碑額。其得形神之用。死生之機矣。非精深者不能察也。

鄭梁曰。年來獲縱觀秦漢名碑。見其字體之多寡疎密。不必排比均停。而勁拔嫵媚。各臻其妙。因悟古人以善書屬之良工。其傳寫神明。皆在筆先。刀下有不規規形像之間。絕鶴而續鳧者。用是心識篆印一道。亦必如此而後爲工。而世之人乃惟以配搭爲先。夫所貴乎配搭者。體有不同。無容雜亂耳。非謂點畫煩簡。間架方員。欲其相稱也。若僅求相稱。則必攤一爲兩。幷兩爲一。其與牙儈之求精花押何異乎。夫爛銅斷碑。好事競賞。吾猶惡其貌古藏拙。作僞滋甚。而矧其俗等花押者。縱使古曾有此。天下事豈必古人便可法乎。

顧苓曰。白文轉折處。須有意。非方非圓。非不方不圓。天然生趣。巧者得之。起刀住刀處。亦然。

朱簡曰。使刀如使筆。不易之法。正鋒緊持。直送緩結。轉須帶方。折須帶圓。無稜角。無臃腫。無鋸牙。無燕尾。刀法盡於此矣。

江皜臣曰。堅者易取勢。吾切玉後。恆覺石若宿腐。如書惡縑素。輒膠纏筆端。不能縱送也。

案金玉質堅。故可製印。如水晶碼碯。瑪瑙。兕角。象牙。皆取其堅。自王冕易以花乳石。而攻堅者鮮矣。

困學紀聞曰。滻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案予所見祭尊印。有東昌祭尊。南孟祭尊。上官祭尊。宜士祭尊。萬歲祭尊。單人祭尊。始樂單祭尊。千歲單祭尊。廣世無極奉親單祭尊。長生安樂單祭尊之印。

趙彥衛曰。古印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倉敖印。近之矣。

顧大韶、炳燭齋隨筆云。凡物之凸起者。謂之牡。謂之陽。凹陷者。謂之牝。謂之陰。此一定不易之詞也。蓋大至山谷。小至器用。皆然。惟今之言印章者。則以凹陷者爲陽文。凸起者爲陰文。蓋古來之傳說固然。求其說而不得。則曰以其虛也。故稱陽。以其實也。故稱陰。不知此瞽說也。凡後人之印章。以印紙。故凸起處。其印文亦凸。凹陷者。其印文亦凹。古人之印章。以印泥。故凸起處。其印文反凹。而凹陷處。其印文反凸。所謂陽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凸也。所謂陰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凹也。蓋從其所印言之。非從其所刻言之也。不察古今之異。而妄爲影似之解。其貽誤後學深矣。又云。凡古人書牘。俱用竹簡。或用木札。既書則泥封之。而加印於其上。以爲識。周禮之所謂璽節。左傳之所謂璽書。其製大率可想也。秦漢封禪。則書以玉册。封以紫泥。印以玉璽。至于上書言事。則書或用絹素。盛以綬囊。其用印想或用於絹素之上。當更詳之。

因樹屋書影曰。漢制。皇太子金印龜鈕。諸侯王金印橐駝鈕。列侯、丞相、將軍。金印龜鈕。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鈕。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鈕。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卽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鈕。太子、將軍、曰章。餘皆曰印。余按官印如此。計其私鈕。亦必從官。故今所得坑墓

漢印諸鈕不一。必非貴而下擬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者。人非著名傳記。後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當曉之。其餘獅象辟邪覆斗亭鈕之類。則不可知矣。

米氏書史曰。印文須細。圈細與文等。我太祖秘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大印粗文。若施于書畫古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損書畫也。王詵見余家印記。與唐印相似。始盡換了作細圈。

考古紀略曰。古人名印中。偶見字旁有龍虎擐抱者。其字法精妙。人皆知之。而龍虎形像。略存其意。亦有一種古樸處。最是可愛。後人學之不善。作意描畫。反覺不堪。夫龍虎原非印中必須。古印內不過偶一見之。與其學而貽誚於識者。何如不學爲藏拙邪。

周亮工印人傳曰。梁千秋妾工摹小印。或以大者往。輒怒曰。要儂斲山骨邪。

案漢書云。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古者官印不過寸許。私印更小。六朝以降。始漸大。猶未懸絕。至前明私印。且有大於官印者。亦見出女子下矣。

甘旭曰。六代書簡奏疏上用某人啓事、言事、白事、百牋、言疏、等印。極當。近於書簡用某頓首再拜、敬緘、謹封、謹封者。俱時俗所爲。決不可從。封固處。只用一名印。足矣。又云。秦漢止有名印。晉至六朝間。有表字印。唐宋始盛行。近有用某人父者。謬謬特甚。若某道人、某山人、某某子之類。古無此制。

撫芳錄曰。余見江左周郎四字銅印。今以地名小字刻印者。大都仿傚是式。然亦古人偶然之作。終非大

方。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曰。印章之制。始於秦而盛於漢。然祇記姓名及官階耳。至宋元。始有齋名及別號。張應文曰。晉漢印章。余所蓄所見。約數十方。其文止刻姓名及字。間有小字者。別無閒散道號。家世名位。引用成語。惟單字象形。禽鳥龍虎隻螭芝艸圓印有之。若子孫永寶、宜爾子孫、子孫世昌、日利利出、等印。卽爲閒文矣。

葉盛水東日記曰。圖書印信之說。具印史等書。蓋自漢以來。固有之。而元爲特盛。但多官封爵邑。姓名道號。書堂齋舍而已。雖亦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終非雅製。嘗見八十年前。兩伍張氏所刻家乘。一時諸公圖記。尙有典刑。後來奇巧溢出。漸不足觀。近又有摘古人語以寓己意。或自造語以爲謙己自勵之詞。皆非也。其書不盡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已可笑。而所謂保傅、尙書、大學士章、則又可厭矣。

周亮工曰。文國博爲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之。至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至梁千秋。則無語不可入矣。吾未見秦漢之章。有此纍纍也。欲追踪古人。而不先除其鄙惡。望而知爲近今矣。

雲門山樵張紳書朱伯盛印譜後曰。朱伯盛名珪。崑山人。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尙質樸。亦所不免。惟揭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所用。卻又多非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絕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略相同。子行嘗

作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不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座主張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皐鶴叟蓋用杭州三山名臨平皐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烟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郊鳳儀虞廷蓋以其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言劉巨濟符符字一好奇耳

梅菴雜志曰古官私印外表字印亦不多見宋後用閒雜字印於書幅之首謂之引首杜撰可笑今人遵守而不敢有違何邪

都穆聽雨紀談曰前代有某氏圖書之記惟以識圖畫書籍今刻私印亦曰圖書誤矣

朱必信曰古來止有名印字印名字之外別有圖畫書籍間所用印名爲圖書記者始于趙宋金天會十三年得有宋內府圖書之印此卽圖書之始而非古法也至於稱名印槩爲圖書者乃世俗相承宋人之誤也

陸容曰前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曰某人圖書今人以此遂槩呼印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王基曰作印非以整齊爲能事要知古人之法會字畫之意有自然之妙今人不知凡能捉刀卽自負擅長當時羣公貴客妄爲稱道而此匠流本不知秦漢印爲何物或見之亦曰篆法不同於說文刀法未造

及整齊門外俗夫聞之以爲妙論卽以品評天下之印遂令人不知學古只知字畫工整爲能也考槃餘事曰今之鍥家以漢篆刀筆自負將字畫殘缺刻損邊旁謂有古意不知顧氏所集四千餘印內無十數損傷卽有傷痕乃入土久遠水銹剝蝕或貫泥沙剔洗損傷非古文有此欲求古意何不求其篆法刀法而竊其損傷形似乎

張舍人塤曰漢印多撥蠟故文深字遒其有剝爛則是入土之物今人仿漢印有意脫落字無完膚此畫捧心之西子而不知其平日眉目固朗朗然姣好也豈不甚愚也哉

程孝廉瑤田曰今之業是者務趨於工緻以媚人或以爲非則又矯枉而過乎正自以爲秦漢鑄鑿之遺而不知其所遵守者乃土花侵蝕壞爛之賸餘豈知藐姑射之神人固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者乎

王基曰印篆之病有三聞見不博無淵源一也偏旁點畫輳合不純二也經營位置妄意疎密三也袁三俊篆刻十三略曰蒼兼古秀而言譬如百尺喬松必古茂菁蔥鬱然秀拔斷非荒榛斷梗滿目蒼涼之謂又曰光卽潤澤之意整齊者固無論矣亦有鋒芒畢露而腠理自是光潤否則似物迷霧中不足觀也又曰人有服飾鮮華輿從絡繹而駔儈之氣令人不可耐者俗故也篆刻家諸體皆工而按之少士人氣象終非能事

米氏書史曰畫可摹書可臨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王詵刻句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予辨出元字脚

遂服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毛奇齡曰。摹印各有質。或金或玉或晶或石或木或牙角骨骼。各具形模。則各有其質。而今祇一石而曰仿骨仿角。仿金玉晶木。吾所不解也。

蝸廬筆記曰。文太史印章。雖不能法秦漢。然雅而不俗。清而有神。得六朝陳隋之意。至蒼茫古樸。略有不逮。今之專事油滑。牽強成字者。諸惡畢備。皆曰文氏遺法。致爲識古家所薄。夫文氏之作。豈如是乎。

案文氏父子印。見於書畫者。深得趙吳興圓轉之法。此如詩之有律。字之有楷。各爲一體。工力匪易。毀之者譏其變古。譽之者奉爲正宗。皆所謂不關痛癢也。

甘暘論歷代印曰。漢因秦制。而變其摹印篆法。增減改易。制度雖殊。實本六義。古朴典雅。莫外乎漢矣。魏晉本乎漢制。間有易者。亦無大失。六朝因時改易。遂作朱文。印章之變。則始於此。唐因六朝作朱文。日流於譌謬。多曲屈盤旋。皆悖六義。毫無古法。宋承唐制。多尚纖巧。其文用齋堂館閣等字。較之秦漢。大相悖矣。元時。六文八體盡失。印亦因之。絕無知者。至正間。有吾丘子行。趙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時尚朱文。工巧是儀。雖有筆意。而古朴之妙。則猶未然。又論摹印篆法曰。摹印篆。漢八書之一。以平方正直爲主。多減少增。不失六義。近隸而不用隸之筆法。漢印之妙。皆本乎此。又論篆法曰。印之所貴者文。作者不究心於篆。而工意於刀。惑也。又論刀法曰。墨意宜兩盡。失墨而任意。雖更加修飾。如失刀法何。又論增減曰。漢摹印篆中。有增減之法。皆有所本。時人不知六書之理。立意增減。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又論陰陽文

曰上古璽書封以紫泥餘皆折簡封蠟用白文印印於蠟上其文突起曰陽後代制有印色印之其文虛曰白曰陰古所謂陰陽文者言其用不言其體又論回文印曰古用回文印者各有取意如雙字名印當回文姓字在前名字在後若一順寫則名之二字必分而爲二矣此古用回文者取二字相連之意也其單字名印者不宜回文只當順寫以姓名在前或之印或私印二字卽在後矣如齋堂閒雜等印不用回文用則失款耳又論名印曰上古用印以昭信也當用名印爲正名姓之下止可加印字及印信印章之印私印等字氏字與閒雜字樣俱不可用用之不合古體亦且不敬耳又論重字印曰印有重字布置當詳字意或明篆二字相重或下者加二點以代如以一字作兩樣篆者則又涉於雜而章法之正失矣又論破碎印曰古之印未必不欲整齊而豈故作破碎但世久風烟剝蝕以致損缺模糊者有之若作意破碎以仿古印而文法章法不古寧不反害乎古邪

竈公武三榮郡齋讀書後志曰印格一卷皇朝竈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爲之敍其略曰克一既好古印章其父補之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自秦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朱簡曰上海顧氏嘉興項氏所藏銅玉印不下四千方歙人王延年爲辨出宋元印十之二刻爲集古印譜可謂博矣然而玉石並陳眞贋不分豈足爲印家董狐邪近又有濫收顧氏棄餘及邇來僞造合爲秦漢印統是以蛣丸而充蘇合亦印譜之厄也

案宋皇祐初命太常摹歷代印書爲圖宣和集印史踵事日多如王俅、王厚之、顏叔夏、姜夔、吾丘衍、趙

孟頫、諸家各有圖譜，然皆集古，非自作。前明嘉隆以後，始自爲譜。李雲谷云：刻印者仿古數章，首列諸巨公數章，索李大泌、王太虛一序，便侈然成譜，以作者自命，豈不大可恥哉。

乾隆辛丑上元，盧抱經程魚門周林汲丁小疋陳竹广王石臞劉端臨同觀於詩境軒，覃溪記。

曲阜桂未谷精研六書嘗舉所說摹印條件如元吾子行之數題曰續志原始也志其始故不復云一舉二舉也續其舉故引說無例也宋王俅字子弁王球字夔玉是兩人子行誤以嘯堂爲球今逕改之不主於糾正也未谷論摹印諸條尙不止於是是舉隅之義也其不名續學古編以此乾隆戊戌九月大興翁方綱

吾十四五時卽好篆刻遍求勝國及本朝諸家印譜觀之皆不與漢印合周櫟園作印人傳抑揚衆製其持論亦多在離合間蓋自子行氏而後能言漢印者鮮矣三十年來每以此意語客莫之省也桂未谷明經出眎所述續三十五舉則凡吾所欲言者未谷已略言之而後喜吾之有鄰至于結字損益信縮爭讓之法運刀疾徐輕重之度非未谷又誰爲論之是不能無後望矣桐鄉陸費墀

桂未谷先生續三十五舉凡前舉所及例不複出按吾子行閒居錄云宋賈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意盤屈成文前無此體蓋唐人所創又云黃魯直於元暉古印章詩注云謝元暉若是謝朓則元暉是其字北史元魏諸王亦有名暉者或卽此也未谷謂漢篆不盤屈至唐始變且言古人表字印皆連姓實與子行相發如表之有裏也海甯沈心醇

官印始于周而私印至漢始盛其體卽所謂摹印篆也自唐用朱文舊章寖失及後又以蟲魚蝌蚪雜施其間而古法亡矣稽古之士追述先民如宋則曁克一王俅王厚之顏叔夏姜夔各有著錄而元吾衍之學古編三十五舉尤稱博綜吾友桂君未谷復取其未備者而增述之密心冥索以成是書蓋駸駸乎神

與古會矣。錢唐吳錫麒。

未谷既集印文爲繆篆分韻五卷。復取吾子行學古編續其三十五舉。追漢法。訂俗體。數易稾而後成。蓋其愼也。摹印家參究二書。庶幾無岐途與。安邑宋葆淳。

閻潛邱劄記云。近代圖章。力駁何雪漁而返文三橋。鑿鑿至理。古學復興。亦其一也。未谷作印。取法於漢。直駕三橋而上之。所譔續三十五舉。名言精理。卓然可傳。於戊戌歲開彫京師。今又改定重刊。可謂豪髮無遺憾矣。庚戌二月。海寧陳鱣。

丁未春。交桂未谷於濟南。旋別去。乙卯冬。余攝鐸溼川。石工李良玉出未谷繆篆分韻刻版。及續三十五舉寫本求售。刻版既歸王葑町太僕。而余獲是書。藏諸行篋幾十年。每一披校。恍與未谷復面也。因授梓以志心好。且公同好焉。嘉慶八年十一月。婺源胡翔雲黃海氏識。

再續三十五舉

姚晏撰

本館據咫進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再續三十五舉

元吾邱氏作學古編二卷。其上卷爲三十五舉。今作一卷者誤。近曲阜桂氏馥續之。別爲一卷。聚前人之說。而略舉己意補其闕也。晏校而藏之。暇日復掇拾成編。仍如二書之數。連前凡一百有五事。暢其支而疏其流。由是而摹印之大略始備。書成自爲序略曰。昔馬扶風少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至其拜伏波將軍上書言所假印。伏字犬文外嚮。成皋令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時下大司空考正晏以後漢書校之。在建武十七年。及觀許叔重說文解字序。稱王莽時。甄豐爲大司空。始校文書。摹印者爲繆篆。事又在哀帝元始四年。今次第其歲月。先後不過二十年。而又訛謬舛亂如此。方是時。天下重開。俶優鼎沸。而馬將軍方東征維汜。南征徼側。將立身異域。銳志功名。而屑屑爲此。豈以世祖本博覽文辨。故大人長者。皆有以近學歟。抑刻鵠類鶩。畫虎類狗。將爲嚴敦等勵所家學歟。抑仕宦富貴而後朝讀百篇歟。抑材智高奇。即游藝已有過人者歟。然後知向之不守章句者。丈夫固別有在也。且夫騏驥千里。孫陽過之而驚。凡爲馬者。皆駑下也。此駱越之鼓。所以可傳。而必爲天下後世式也。馬將軍豈苟忽乎哉。類志之俟後之觀是書者。戊寅十月玉淵堂書。

再續三十五舉一卷

姚　晏

一舉云印之精命在於文吾氏前書唯詳篆體故十七舉以後始爲摹印明摹印自一體不可相混也後世學者多錯雜之非也

二舉曰朱脩能曰摹印家不精石鼓款識猶作詩人不見詩楚詞此言非也鳥頭雲脚秦時傳爲國璽若今時作之妄矣況石鼓款識之不相入乎脩能又曰以商周字法入漢晉印猶以漢魏詩入唐律以唐元字法入漢晉印猶以詞曲句入選詩此言亦非也摹印無二法漢晉之不可入商周猶唐元之不可入漢晉也一也

三舉曰漢晉印篆唯取茂密然茂密只在點畫一畫失所如壯士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人眇一目周公謹之言如此

四舉曰富或千言貧於一字寫印者時患在貧公謹亦云一邊肖古一邊不肖不如幷一邊更之三字肖古一字不肖不如幷三字更之

五舉曰字有正側正則左右相生側則左右相顧相背不可强湊漢法皆如是

六舉曰平方正直子行所舉漢法但平方謂橫正直謂豎學者有沿爲平正方直失之遠耳

七舉曰字多偏旁合成有宜大宜小有可大可小昔人主客之論謂主可勝客客不可勝主不得已主客相等可也

八舉曰字畫有方有圓不可方圓相雜昔人於肘折腰間露頭三者辨之是已

九舉曰程彥明曰神欲其藏而懼於暗鋒欲其顯而懼於露二語最奇確

十舉曰凡漢篆左往者勢皆向左右迭者勢皆向右此專語筆法

十一舉曰漢印朱文文與邊粗細相同後世有爲寬邊非古也然米南宮謂上閣圖書大印粗文則又文粗於邊矣玩書史語自悟若寬邊宋三館秘閣之印亦見書史

十二舉曰後世官印有九疊八疊七疊皆朱文私印亦間爲之九疊又名上方大篆劉昌曰取乾元用九之義八疊明監察御史印用之取唐臺儀八印義七疊麻曰用之取日月五星七政義也

十三舉曰朱文印外角方內角圓

十四舉曰凡寫詩文名印在上字印在下徐官謂觀宋儒眞跡用印皆然予見明人有大印在上小印在下者方知此論之當若道號別號單用爲宜

十五舉曰秦漢名印之外絕少他製吾氏以爲私印只宜封書然當時言事言疏折簡用蠟今如淳化絳太清諸帖多入晉人書柬絕不見一印以此後世白事又當內外一印如趙吳興多有之若內外二印非古法

十六舉曰凡刻印章許實夫言豎宜細畫宜粗人目力當如此但略分則宜太露則俗工所爲世有以此成派可哂也

十七舉曰朱脩能曰有刀鋒而似鋸牙癰股者外道也無刀鋒而似鐵線墨豬者庸工也

十八舉曰周公謹曰筆有尖齊圓健刀有堅利平鋒不堅猶之不健不利猶之不圓無鋒猶之不尖不平猶之不齊王基亦云作印之刀身須厚而鋒須利

鍊刀三法

一法用鞠花鋼鍛而成刀刀成而礪礪成而鍊鍊方用箬皮牛角二物爲灰青鹽礬砂四物各五六分爲末以醋調塗刀口送燈火上紅而止再入清冷水淬之復如前藥盡乃止鍊畢而磨其淬法有用甘草熬水有卽用醋

一法用酒熟蟹鉗背燒灰留性卽用酒蟹調塗刀口入火炙紅仍用蟹酒淬更塗更炙久鍊愈堅蟹酒盡然後炙刀紅寸許取架火上使刀口出火外必漸漸出相去聲色白未可淬色黃未可淬色青則可用矣不可更留遲

一法用豬牙首髮及硝各燒灰等重取醯醋調寫刀口若鋸齒狀試磨礪爲獨堅不與餘鐵同號馬牙鋼然硝灰難取有用泥礶封硝在內外火成之有用蘆瓶煮硝去蘆瓶煮名元明粉置風前卽爲灰矣

刀式

刀長五寸大者闊二分次者闊一分厚四釐必磨爲平頭有謂如斧式者非也匠人以繩墨刻梓斧宜斲不宜畫者理也賈藝者又有刀以平底闊五釐或三釐一斜一平

十九舉曰漢世封拜多銅印皆鑿鑄後世易之以石欲其渾樸簡厚倍難然銅印究勝於石今世所傳唯元豪古圖記尚有古致若印章絕少佳矣此豈書法之不精抑製器之未盡善也

鑄印二法

一翻沙先刻成一印將沙泥鎚熟和揑在外候乾剖出印仍合成留小孔化銅入之此精與不精全在先刻之印

一撥蠟以蠟爲印刻篆文並製鈕鈕下置一杆以鎚細泥和膏塗蠟印外候乾再塗至極厚去杆則鈕外有一孔入快火炙之蠟必由孔鎔出化銅入之此精與不精全在先刻之蠟

二十舉曰芝泥之法不傳大抵化蠟作紫色由紫而推之芝以色稱也後人更以印色先有墨印如唐集賢院圖書印王涯李德裕贊皇印是也但貞觀、開元小璽皆以朱後人踵事不使濃不使滲使意與法皆可觀焉非唯增印之華而已

印池

甘旭云印池止宜用磁器色歷久不壞以白蠟蠟池內不損油

淨朱沙法

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陶宏景曰。卽今朱沙也。惟須光明瑩徹爲佳。蘇頌曰。今出辰州爲最。寇宗奭曰。辰州沙多出蠻峒。錦州出猞猁峒。老鴉井李時珍曰。麻陽古錦州地。色紫不染紙者爲舊坑沙爲上。品色鮮染紙者爲新坑沙。次之。印譜有謂新舊二坑者。此也。以箭鏃沙爲上。宋雷敦始著於書。爲次品。寇宗奭同。今謂之箭頭者。俗名也。次謂之劈沙。古人不錄。或卽肺沙。音之轉也。次謂之豆沙。陶宏景所謂如大小豆。及大塊圓滑者也。今謂之豆瓣。亦俗名也。餘不入錄。大旨入印之沙。宜紫而沙之高下。以無土石爲佳。故衡邵所出。雖紫不貴。奸賈又以煆冶之餘充之。色紫而歷久變黑矣。右取砂之法。無土石。故可研。研亦易細。摹印家取箭鏃用火酒洗。取其性烈相入也。日乾之。畏火也。以藥舟碾細。粗取也。以花磁再手杵蕩之。細取也。右研之之法。然後入水。用海犀膏卽黃明膠。少許。更研極細。以沸熟水沖之。再研十數杆。不可多。水定將浮者。注他器存者。再入水。膏如前。如是浮者至數器。更去其浮者。俗謂之黃標。作膘非。然後其中可用也。其腳亦不取日乾之。

飛銀朱法

標朱出杜氏最上。俗稱杜燒猩紅爲下。俗作心紅。近以漳州汞鍊者爲第一。故猩紅亦不入印品。謂之飛者。以水激取之。辭然其要與滌沙同。凡印色既用沙。復用朱。久必變黑。火與不火故

也。飛朱之水。亦必用河水。忌雨水及下礬水。

理艾法

艾產湯陰。謂之北艾。產四明。謂之海艾。產蘄州。謂之蘄艾。印人皆不論。理艾之器。曰篩。曰篩曰曰弓。曰磨。曰囊。曰棚。理艾之事。曰揪。曰搓。曰淘。曰煎。曰杵。曰彈。曰擦。曰擠。理艾之本。曰屑。曰衣。曰筋。曰心。曰梗。曰蒂。先去梗蒂。用篩去泥屑。日燥搓柔。用篠揪之。曰杵之。再以棕作棚。擦之去衣。又以藥磨磨之。使衣盡。又用絹篩去屑。衣盡乃止。後用小弓彈。所以去筋。筋盡。以新麻製囊盛之。寬其口。以淘。淘後以煎。煎必沙器。至水十餘易色。黃而後白。白後而又黃。黃後而又白。止矣。而後擠乾。日燥之。一宿。再用小弓彈。視鬆再篩。至擦無黑心爲限。約艾一斤。得三四錢。或曰。只須搓擦。不必煮洗。非也。

又法。用燈心草。以粳米粉漿染。日乾。研末。又用棉及楊花、竹茹。皆非艾比。燈心莖剛。楊花性柔。竹茹體滑。棉又輭膩。故也。然燈心印出。能高於紙。

又染沙法

淨沙四兩。用北地燕脂十個。以河水浸取色。拌。日乾。以水盡爲率。

又染艾法

艾一兩。用紅藍汁一盞。染坊名膏子。日乾。以至紅爲盡。不紅則加汁。

製油法

印人用油四品。茶油產閩中。卽建茶子種生。閩人以供食用。脂麻俗作芝。卽胡麻。寇宗奭所謂其紋鵲其色紫黑。取油亦多。然今取油以白者爲勝。蔥麻亦作蓖。音卑。俗作蓖。李時珍曰。其仁嬌白。如續隨子。有油。可作印色及油紙者也。菜油本薹薹菜子。灰赤色。成油黃色。凡此四者。皆前人所錄也。然以茶油第一。蔥麻次之。脂麻薹薹不入品。爲是茶油清洌。入沙歷久不膩。蔥麻色濁。久之印反其質而黑。惟其性毒。能拔入紙。故不易滲。若脂麻則性浮。其力往往不勝沙。薹菜色本黃。且性本滲。若爲詘也。蓋南人多茶與菜。北人多蔥麻胡麻。擇於二者可也。印人製油。多用藥品。茶油一兩。用黃蠟三分。煎去水氣。蔥麻油二十四兩。用白芨五錢。蒼朮二錢。川附三錢。肉果一錢。乾薑二錢。川椒三錢。狗脊二錢。砒石一錢。皁角一錢。班毛七個。入沙器煎。水成珠。去滓。然後再加白蠟三錢。無名本草作無名異。末三分。又法。入黃蠟、胡椒、以燈草試之。不見水氣。而貯磁器。菜油一斤。用白芷一錢。交桂川椒二錢。白芨三錢。切片入油。入瓦器煎沸。數次去滓。置盆內。以絲綿蒙之。日曬三伏。色如水滴紙不作暈而成。麻油四兩。蒼朮一錢六分。白芨四錢。黃蠟八分。白蠟二分。胡椒三十粒。煎香一炷。一法。麻油十兩。蔥麻仁五六十粒。花椒、胡椒、各二十粒。皁角三箇。白芨末一錢。白蠟血竭各二錢。白蠟藤黃各五分。先入蔥麻仁。同油入磁器煎數次。再入椒皁。復數次。再入蠟蠟等。復數次。視成珠。候冷去滓。埋土中三日後取出。再日三

日可用。一法。蓖麻油五觔。合麻油一觔。藜蘆三兩。皁角二兩。大附子二兩。乾薑一兩五錢。白蠟五錢。藤黃五錢。桃仁二兩。土子一錢。品數不入本草。同入瓦器。以快火沸數百。視水涸隨時增之。後以慢火三日爲準。去滓。以磁盛之。入地三日取出。日一二日。去水氣用之。不用封磁器中。可百年不壞。此亦前人所錄也。大抵用藥之義。去其溼以就燥。蒼朮之類是也。久其色使不改。白芨之類是也。益其質以取厚。黃蠟之類是也。斂其濇以不滲。白蠟之類是也。又欲經冬不凍。則胡椒之類是也。然諸法所不備者。曰求治太急。不待日而取鑪火。異日必黑。用力不勤。不就燥而見霜露。易日必滋矣。又已成之油。須淨腳。

取蓖麻子法

取蓖麻子。在霜降後。日乾貯竹器內。次年徽過。炒熟碎舂。然後榨取成油。又法。去殼研極碎。入器煎數沸。水面有泡及浮油。用鵝毛時拂之。煎至半日。油盡出。取油入他器。煎數沸。入藥貯之。又法。炒熟去殼。蒸過。用絹包入小木車成油。而煎者不可用。

配合四法

一法。製沙一兩。製油三錢。先取沙與油如前入花磁內。手杵細研。至油不浮。沙不沈。則油結而復散。散而復結矣。然後加製艾五分。使收之。視艾與沙合而止。曬五七日。時以筋翻動。二三月後。始可用。

一法加珊瑚屑一錢眞珠末一分金箔十張雲母石二分

一法淨銀朱十兩朱沙五兩珊瑚四錢瑪瑙三錢琥珀眞珠數分俱研細與治沙同日乾加砒石三分金箔數分油五錢再研曬一日加艾六錢白蠟八分明礬三錢合後數日用

一法只用倭紅廣人謂之洋紅色勝於沙數倍然不可雜沙朱使色不明也

宣和內府曹昭格古論楊升庵外集三法

宣和內府印色只用珊瑚屑鮮若朝日歷久不變曹昭格古論用蜜調硃久而色愈鮮明內府用寶如此升庵外集用穿山甲油不滲皆其取驗者也

收護法

冬月勿近火懼其黑也勿燉勿呵懼其溼也春冬曬一時夏秋曬一刻就其暖也不翻則色黃

常使朱與油稱

敗塗增朱法

凡舊印色一兩增朱五錢油二錢必晴日曬暖沁入之此法略詳學古編附錄

二十一舉曰把刀如把筆書之美惡筆曲赴之則所謂具成竹在胸然後兔起鶻落與意常居筆先字常居筆後者刀也印家則曰甯使刀不足無使刀有餘此言由淺入深一成不可變也然妙入熟處亦可不論

附論刀十九說

立刀直入石使鋒兩面相齊謂之正入刀一面側入石謂之單入刀兩面相側入石謂之雙入刀一刀去復一刀去謂之複刀一刀去一刀來謂之反刀疾送不回謂之飛刀將放而止謂之挫刀輕舉不癡重謂之輕刀藏鋒不露謂之伏刀平若帖地謂之覆刀直下不轉旋謂之切刀行而不知謂之舞刀欲行不行謂之澀刀徘徊審顧謂之遲刀以上十有四說皆初入也留刀者先具章法逐字完刻補刀者短長肥瘦修飾都勻復刀者一刀不至而再復之衝刀者文不渾雄使之一體平刀者平正其下使無參差以上五法皆整齊之事也夫能者合之不能者逐事合之愈見其拙是謂妙入熟處可不論也

二十二舉曰把刀入石字有次第文無先後俗工乃逐字逐筆爲之

二十三舉曰文之妍媸在刀有持準若必欲如寫篆反使不美觀

二十四舉曰白文之闌猶碑碣之格文大於格宜矣未能格粗於文者也亦外角方內角圓可也

二十五舉曰白文闌有居中間行者朱文雖漢印有之終不美

二十六舉曰凹字爲款凸字爲識古器款字如仰瓦識字如立壁可爲朱白文之矩矱

二十七舉曰玉印最爲古峻秦璽傳至數千年又銅印朱文壞畫白文爛地玉印則可殘不可壞

輭玉法

用荸薺數枚並木通同玉入水煮一晝夜復用明礬三釐蝟酥三釐塗玉刻處炙乾又塗以藥盡爲止又法取蝦蟆肥者煎膏塗則柔輭可刻又法蝟酥利割又法用吉祥草搗爛同玉煮視熟卽可刻但不可沙器只宜銅鐵

輭銅法

亦用荸薺水煮則輭復用甘草水則如舊或曰荸薺擦之卽輭

刻玉刀

玉面光滑不能任刀以市人先以寶藥囓之故如先以玉田沙或簷下滴水處泥磨之然後可篆刻但用純鞠花鋼久鍊刀成闊五分厚三分平磨口用其尖角置砥石於旁更易磨換用器鈐定以物擊刀勿入再進不可用猛力反不入

又刻玉刀須中鋒刻銅須偏鋒中鋒向字中畫偏鋒向字旁落也

二十八舉曰鑿印壓努居多若字形圓折則交鋒宛露不藏蓋不如是則二筆起處相接不能茂美予見宋人玉印如此若壓努則中間深闊首尾略狹

二十九舉曰晶印明人所製極雅潔可愛入文房最宜但亦須刀刻至瑪瑙琥珀燥烈不入品矣

刻水晶法與刻玉荸薺明礬吉祥草同

三十舉曰象齒作印亦明代有之曾見江南士夫家有藏項氏天籟閣鑑賞印數十紐皆此製但俱係朱

文白文不相宜竹木不可爲印惟俗士尙之

刻象牙刀

牙印之刀須利而薄直向字邊切去自膩潤精美又牙印不必用軟法

洗象牙法

象牙久則黃以腐坊豆渣浸擦自白

三十一舉曰連珠製印起自唐代宋如宣和紹興等印亦盡是長章隔斷明人始作名印用以押扇亦只朱文爲宜

三十二舉曰篆文旣定以紙印潤石上勝於後鏡反觀者

三十三舉曰印有款題前賢以記歲月只在印之左方若有記跋亦必自此而始所以省覽也在他處則非法

三十四舉曰款題之刻與印不同與碑誌亦異大抵一刀直下一刀側下每筆或上闊下細或下闊上細或右闊左細以見稜角爲合左闊右細則無之

三十五舉曰珍藏舊印朱膩糢糊先於油內浸一宿用刷蘸爐灰刷之方不損印又印紐雖多以獅駝等式爲上山水人物俗工爲之非舊印所有也

古今印史

徐官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古今印史

榆菴記

吳之士有以榆菴爲號者。徐君元懋也。徐君家靈巖之陽。所居之前。有榆七章。其尊君養高不仕。以榆自號。士從而稱之曰七榆君。伯氏修其家問。爲流輩所重。其自稱亦曰榆南。以至於君。居不易方。讀書纂言。晏然自得。於其所居室。視之爲菴。仍稱曰榆。蓋徐氏寓望於榆兩世矣。前通進石川張先生。以書致君。盛稱君之美。予曰。榆菴義何居。則又出其所著以示。昔有隱於漢陰者。人以漢陰老人稱之。有以三槐名其堂者。人又稱其後曰三槐。士貴修其令望。烏知一室一木不足以爲重也。石川稱君之美。有曰博學。曰善醫。曰精篆法。予一日之間。而得三美。其美又萃於君一人。山人之座客。突然見臨。有如徐君。是足重也。榆北土之樹也。江南人指椐以爲榆。榆之幹修而葉密。有類於椐。凌冬而不瘁。當夏而多蔭。鉅可以中輪輻。細可以供什器。此榆之爲良才也。凡違俗之士必野居。野居必有木以識望。君家藉稱於榆。而君復懷利人之術。有求者必往焉。榆菴榆菴。其名籍然於人之口矣。予嘗謂士之有恆者。徙不出其鄉。跬步莫敢違其親。所居不敢忘其親。所以愛其身無不至。可以言孝已。君之造於予。首出太常魏公所遺書。凡太常纂古文奇字多議於君。師既卒。汲汲輯其遺事。以傳其不背於所事者如是。則其他美可知已。予閱其書。君於醫能折衷近世名家之說。而補其所未及。於字學古文大小篆隸書。能正其不同。於國初已來賦法之輕重。能言其始末。而將以聞於有位者。蓋有憫世之志。非徒以藝爲專攻者。以是知石川公之譽君者。皆有自。予因記其所謂榆菴者而幷著之。海虞鄧毅記。

古今印史跋

古今用印。以示信也。無此則眞僞莫辨。但篆文多籀旨。及制度品則有未善者。　榆菴徐先生著爲印史。悉探本以正之。闡明大義。指示迷途。其功博哉。先生性行古樸。篤志斯文。從游魏恭簡公之門有年。聞見博洽。心所獨得。最精且多。故其立言敍事。意精深而詞幻眇。觀其所著經傳纂言。閒中紀聞及孝經古文集成諸書可見也。此特餘事耳。雖然。是書也。馳驅倉籀之場。遠出羲獻之右。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人能因所書而求其義。所見豈不日長。亦後學之模範也。印章云乎哉。玉麟不敏。竊有志焉。謹贅數語以附驥尾云。後學周玉麟頓首書。

古今印史目錄

前輩知書法
節字
章字
籀文大略
隸書大略
原六書
亥豕字
古印
抑字
武卿字
仰昂字
犇麤字 波滑字附
公私字
璽字
印字
古文大略
小篆大略
孔子書
繆篆
水字
宋字
似孫字
縣字
鳳朋字
氣乞字
木才字

國賢字
達字
父甫字
墨青印色
屬字
正譌卦篆二字 井正 冰字
卯酉字
古今命字不同
說文
摹印法
印章制度
圖書
進士官銜
重碑額
晚字 曉字附
象形印
匡氏字
不用黃紙
印章用成語
乾字
用印法
道號
古今書刻
印不可僞
九疊篆
圖畫書籍識
臨書入石法

古今印史

明　吳邑徐　官元懋著

前輩知書法

侍郎汪公名偉字器之屬吏書刺偉字下誤從巾汪怒云偉字不從巾當從𠂉何爲錯寫遂手碎之吳文定公名寬字原博在朝時鄉人有浦姓者善刻圖書記而不知篆法嘗刻原博二字奉寄文定見而笑曰博字當從十不當從心因復寄還門吏書刺端楷足矣求其知書法者百無一二焉固不足計也若篆刻圖書記而昧於六書偏旁豈不見笑大方憶昔官與范武卿同寓星溪嘗鑒賞諸家印譜頗知其槩武卿好此尤篤經月之別輒增益數方時出與予評之某也古某也拙某也巧某也俗及制度之法一一品題之武卿深服予論嘗贈予詩有榆林結屋道人居我從論說增光彩之句因志其法於左名曰古今印史先之以吾師魏太常莊渠先生六書精蘊中璽節印章四字之義冠於前俾覽者曉然知大義之所在夫篆刻多誤皆因六書之未明也乃敍古今書法於中末復節采李陽冰以下諸說附焉此雖無甚緊要然博雅之士亦或有取聊復存之

璽字

古文從爾從土爲意

此文乃從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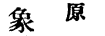
六書精蘊曰。璽、印章也。從爾從土。古之制字者。取命爾守土爲意。其在臣也。曰君命我矣。何爲。代君養民也。其在君也。曰天命我矣。何爲。代天養民也。秦制惟天子用璽。後之人因改從玉。於義何居。李斯又爲之刻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天之愛民甚矣。豈其獨厚於一人以位爲樂邪。試觀古今心畫。誰也樸。誰也華。誰也公。誰也私。

節字

古文 籀文 小篆

精蘊曰。節、限制也。其爲道也。損過以就中。天命也。其爲物也。刻符以合信。君命也。臣毋敢自專。受節於君。乃得專制於外。周官守邦國者。用玉節。都鄙用角節。凡使節以金門關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取尊君之義。故其文象秉執之形。上函象節。其垂象節旄。飾以爲文者也。古之制器者。以道而命名。制字者象形以明道。在天爲節氣。在君爲節度。在事爲節儉。臣之忠節。婦之貞節。人之骨節。木之枝節。皆取限制之義也。節用之則建。不用則藏。別作 象受而藏之之形。配合他字。兼此二文。

印字



官按三文諸篆書俱有之。原不分大小篆。今并錄出。

精蘊曰。印、璽節也。刻文以識信。從 象手持節立意。法守所存。毅然若不可奪也。欲印事者。先印其心。公無私。如天地。信如四時矣。嗟夫。信不足有不信。故爲之印以防民。惟簡乃嚴。惟嚴乃重。後世官府。遂無

一事可少。亦無一日無事。印數刓矣。何以救之。曰省繁文而敦樸。

章字

古文

石鼓文。見楊用修刻本。未詳其義。

小篆

精蘊曰。章樂之一成也。字意從音。從十條理。自始而終也。章與文同。文也者。其輝光也。章也者。其節奏也。皆因渾厚開之也。官按因有節奏之義。通用爲印章之章。印章制度。大學衍義補所載者。茲不復論。

古文大略

倉頡、黃帝史也。生而神靈。仰觀俯察。其始制字。曰古文。與伏羲八卦。相爲表裏。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書不能行。故頭粗尾細。象蝦蟆子形。故曰科斗文。又曰鳥跡書。後世雖有筆墨。亦擬其象而作書。頭尾俱細。更其名曰柳葉篆。噫。人心不古。可以觀世變矣。

籀文大略

周宣王太史公籀。損益古文爲篆。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文。以其官名。又謂之史書。因李斯小篆與別其名曰大篆。後世遂稱大篆云。陶九成曰。上古以漆書。中古以石磨汁。至後世始有墨。按此籀文比古文。又非科斗狀矣。今世所傳石鼓文是也。但屢經翻刻。傳寫多失眞。官嘗見舊刻石鼓文。方圓不同。大小不一。而變化非常。所謂文盛於周者此也。近時楊用修刻本云。李西涯所臨蘇東坡本。穿鑿補綴。未爲盡善。蓋予昔日所見者。因石刻歷歲既久。火焚風剝。多缺而不全。乃可驗其眞。今大完備。是可疑耳。三代遺文。多載

於古鐘鼎上。昔劉原甫收周鼎一器百字。刻跡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觀此乃知薛尚功所集鐘鼎文。夏英公四聲韻多類此。

小篆大略

李斯又損益古文與籀文爲小篆。蓋古篆多圓圈圓點。小篆崇尚整齊。悉破圓作方。漸失古制矣。今稱玉箸篆者是也。小篆雖興於秦。而其傳實本於漢。許叔重搜集其文爲說文。其功實多。顧其書所載小篆居多。古文籀文十無二三。雖然。官嘗聞之師曰。說文中字。儘有好者。亦有不可通者。細求其義。然仍倉史之舊者尚多。但增損點畫。移易位置。少變其文。而古人之心法。遂隱而弗彰。爲可恨耳。是以吾師命官篆六書精蘊。不拘拘於科斗玉箸。方圓平直。布置各有個道理。不同乎俗。而實宜於俗。不泥乎古。而實合乎古。識者多樂玩之。大抵結字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故天文多圓。燦然一天星斗。地理多方。宛如大地山河。人道統成。參於俯仰動植。玉箸施於數目。其畫直。科斗施於主點。其畫單。鳥獸動而艸木植。取用於鳥跡柳葉也。服食室器。變動流行。化裁於鐘鼎諸文也。篆書之法。不外乎此。若刻之印章。題之碑額。古文第一。籀文第二。小篆第三。後世多用小篆而遺倉史。大不敬也。或曰。倉史古篆多遺缺。小篆多完備。取其便耳。官嘗謂倉史遺文。比小篆雖不全。然倉頡篇。石鼓文。說文及通釋以下。如六書統。六書故。六書略。復古編。續復古編。字原正譌。本義。聲音文字通。四聲五聲。諸韻款識。鐘鼎諸書。嶧山碑落諸碑刻。不能枚舉。雖古文大小篆錯雜載焉。亦不爲少也。蓋物聚於所好。恨不求之耳。天下之大。豈

謂盡無也哉禮失而求諸野自古皆然矣吾師六書精蘊及官孝經古文集成皆按索諸書而得者安敢有一字杜撰哉師云倉史不足擇小篆可者以補其缺此說得之矣

隸書大略

古人紀事皆是篆書更無別字也始皇時獄訟繁劇衡石程書程邈始變篆爲隸所以便隸佐所書故曰隸書亦曰佐書後之人以其形勢言之曰蠶頭燕尾斬釘截鐵又云摧鋒劍折落點星垂皆是也王次仲又小變其法曰八分書比隸大同小異但無點畫俯仰之勢耳或曰八分者去篆二分尙有八分之意未知是否嗟夫書至此二人古法大壞後得蔡邕刊正六經文字書丹刻石於太學古書稍得顯明下此日趨簡易輕沙流蕩而無法殊不足觀矣隸書不可施於印章惟崔子玉作篆尙扁有似隸耳實非隸也隸書結體微方一一翻篆爲之既不移易位置又不減省其畫纔是書家翹楚近世如司馬溫公魏鶴山熊與可諸公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此後不多見也宋儒以楷書有古意者亦曰隸書若我朝黃學士諫從古正文其庶幾乎於乎古書謹重如人端冕佩玉危坐拱立望之而莊敬之心生焉今書如岸幘褻裘利其便安人狎而悅之若行草則褰裳縛袴趨步而趨矣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知其非者何邪又竊怪夫今之學者耽嗜懷素智永諸帖終歲摹擬敝精竭神猶恨其不相似而倉史古篆罔克究焉何取法乎僧而藐視聖人邪多見其不愼所擇也古人有言寶書須寶德有藏文公周易本義眞蹟百金不願易者亦此意也大抵評書者且無問其他只看寫得合道理乃是知書者

若寫羣字。便要見得君字當在上。羊字當在下。庶知尊君之義。若二字並列。則失之甚矣。此之謂不知類。又如明者。日月之光也。倉頡制字。取日東月西。合以爲意。故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海。顯于西土。荀子曰。在天者莫明於日月。武侯出師表云。明並日月。康節解字吟云。日月爲明。合數說而觀之。則明字之義昭然矣。或從目作明。非。胡舍大明而取小明邪。前人雖有如此寫。終是俗書。不可取法也。嘗見吳文定公跋褚遂良書云。書家謂作眞字。能寓篆隸法。則高古今。觀褚公所書。益信蔡虛齋曰。天下之字。人皆知其爲聖人所制。而不知實本於造化所爲。精蘊後敍曰。六書而明。譬若航海有筏。指月在天。六經可無訓詁而自明也。是皆知本之論夫。何後世專取姿媚以悅人。而不求古人之心畫。而理晦而道厄矣。官也憫古道之亡。而用心於此。亦已久矣。非敢立異以違衆也。特據夫理而已。理之所在。是之所必歸也。方今古學大興。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待求子雲於後世也。

孔子書

於

乎

有

吳

延

陵

君

子

之

墓

官按陶九成云。先聖孔子。采摭舊作緣飾篆文。天授其靈。瓶物垂則。今傳於世者。比干墓銘。與季札碑是也。比干墓在衞州汲縣。季札墓在常州江陰縣。比干墓銘。開元中。游武之奇。耕地得銅盤。有文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共十六字。書史有之。後之人翻爲楷書。非復古篆矣。尚有數字。散見于

鐘鼎諸書。茲不復載。季札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總十字。皆古書。與大篆相類。生動而神馮。識者見之。咸謂其非今世物也。或曰。歷代緜遠。其文殘缺。唐玄宗敕殷仲容摹搨其本。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刊於石者。吾子行亦嘗疑此。故其言曰。按古法書。止云於乎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增入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云云。官謂延陵墓三字。實敦古無足疑者。蓋孔子之書。參用倉史二文。故方圓不同。獨不觀孔子之言曰。一貫三爲王。而王字篆亦方正者。豈可以其體方而遂疑其非邪。吾友林子孔承 烈廣人也。掌教江陰。嘗惠我以搨本。今特臨書於此。俾遐方僻壤。得見孔子之心書。亦足以醒人心目。原本字大尺餘。今減小之者。以便覽云。嗟乎。予閱古法書多矣。若先秦古文。僅見大禹碑。石鼓文。及此刻耳。此外不多得也。古人云。寶書須寶德。德之盛。孰有過於我夫子者哉。後世有得是書者。其尚寶之與。

原六書

古人制字極簡易。惟取意勝者爲之。非若後世命題作文。累數百言。義理可以具載。就如八卦。便包涵許多道理。故曰六書與八卦相爲表裏。試舉一二明之。如仁字從二畫者。上天下地也。人能參贊天地則爲仁。義字從善字建首。其從我者。以善自我出爲義。若作羊字訓。全無意思矣。又如直心曰悳。日正爲昰。何其親切而著明哉。趙撝謙本義。有六書論七篇。言之頗詳。茲不復論。戴平甫有言曰。六書者。羣經諸子百氏之通釋也。六書苟通。由是而往。天下之書。不待注疏皆可讀也。六書不通。而以億說繆爲之注疏。是瞽

而爲譽者也祇益其迷注疏滋多學者滋惑是故古之學者簡而覈約而達用力省而功倍後之學者博而膚雜而不貫用力勞而功少

繆篆　繆平聲

說文敍中有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字今人多讀作繆誤之繆去聲非是官以理推之當讀如綢繆牖戶之繆平聲蓋言篆文屈曲填滿如綢繆也人多忽而不講篆刻往往致誤爲此故也夫篆書乃古人之心畫制作通造化實非淺易所可窺測者敢杜撰乎哉務須從古庶免識者之鄙繆字有三音本綢繆之繆從糸定意諧翏爲聲絲之纏緜重復者也凡纏緜重復多致於亂因爲繆誤之繆又爲秦穆公之繆音木及按皮日休曰秦穆公立夷吾以致晉室之亂可以謚繆爲定觀此則後世稱秦穆者非也若宋穆之穆與此不同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名實過爽曰繆

亥豕字

或問刊正經書者每云有魯魚亥豕之繆魯與魚字實相類固易譌也亥與豕字筆蹟迥別何云然邪殊不知古亥字作 比犬豕字只省一筆實相類者亥爲純陰木歸其根制字者取象木根蟠屈之形正以見生氣伏藏也欲得其詳獨不見彔字之義乎蓋彔字古篆上從巳下從 合二文以成字巳爲四月辰名於時爲夏乾象也亥爲十月辰名於時爲冬坤象也天地法象示人也古人體之發爲心畫後之人不得其義混用豕豕之象說者詞費矣豕豕之象象豕露牙散越之形請究古篆彼此各別

水字

水古篆作．官聞之師曰．天地始闢．融而成液．有生之最先也．萬物不得．無以榮養．而乃下之．故曰上善若水．離造化未遠矣．易象爲 ．古文立之象也．屈曲有動意．象水流行也．其中象巫流．左右象衆流．合幷而後大也．子言知者樂水．得無以其圓活而天機相爲感乎．今篆刻偏旁．或省文作 ．非篆法無此．隸書有之．不宜入印．或又變體作 ．只趨簡便．不顧義理也．於乎．好古者往往翻篆以爲楷．今郤翻楷以爲篆．不知而作．一至此邪．偏旁誤字頗多．舉此以例其餘．詳見精蘊音釋．

古印

予家藏一古銅印．龜鈕．其篆文曰子實．甚古且拙．信非古人不能作．意其爲漢物也．嘉定一友姓潘．名士英．字子實．因以此贈之．昔劉尚書號鐵柯．偶得一古印．其文亦曰鐵柯．往往有相同者．雖然．印多相同．考其世與其人．則不同焉．夫印者所以示信傳後也．善則傳．不善則否．知此則知所以修身矣．

宋字

宋景濂氏．看篆書甚博．觀其所書．刪古嶽瀆經可知．官嘗見其眞蹟後有一小圓印．文作 ．竊怪之．因舉此以問莊渠先生．先生玩之良久曰．吾得其義矣．宋．上梁也．凡作室者．莫重於上梁．匪合衆力不能舉．故其義又爲公共．從 音縣．交覆深屋也．從 象衆木交著之形．會意．譌而從 ．義從而晦．周封微子於商丘．以奉殷後．名國爲宋．以其地於天文屬太梁之次也．與字小異．知此．乃知宋字篆法精

妙云。

抑字

邵康僖名銳字思抑。有印曰邵思抑印四字。抑印二字。篆作 。有一書生見而笑曰。一圖書而用兩印字。且一正一反何也。殊不知正是抑字。 乃是印字也。書法有六。此屬轉注。故曰反印爲抑也。若反可爲叵。音頗不可也。反 古絕字從刀從絲亦作爲 古繼字之類是也。今楷作抑。乃俗書耳。宮按古法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此特舉二字配合之妙。大抵印章就如大書堂扁。一須取義精。二須書法古。三要配合得宜。予嘗登君山望大江。因書 四字。頗寓此意。

似孫字

華希賡得一舊印。有 二字。持以問予。予曰。昔有高似孫者。嘗著子略一卷。未知是斯人否。 說文從人目聲。 從系從子。系古繫字。以系於子者爲孫。會意。希相復問似字從人之義。予謂人之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察也。因作三似辨隸書一紙以歸之。三似辨曰。夫謙者有而不居之意。而卑屈之可羞者。則謂之諂。儉者止而不過之意。而鄙嗇之可恥者。則謂之吝。英氣者道義所發。不容掩者也。而客氣則用罔用壯。氣質之偏而難近者也。雖然英氣尚害事。而況客氣乎。是數者。理實相懸而迹若相似焉者。故有隕節以諛人。則曰吾尚謙也。嗜利以廢禮。則曰吾尚儉也。矜己而傲物。則曰英氣不可無也。於乎。不有以辨之。則藉口聖賢之教以恣其私者。曷有極哉。

武卿字

范武卿出二印與予評之。一作 。一作 。予曰用爲勝。武從戈從止。戈爲凶器。古人好生之心。觸事而發。以設而不用立意。故曰止戈爲武。若從亡則義淺。一說亡一音無。故諧爲聲。未善。 從。古節字。從。古奏字。節訓止。奏訓進。取進止不越軌度之意。卿爲大臣。大臣道揆所出也。故曰卿事之制也。或從 。未當。一音香。鄉黨之鄉。乃從之。大抵看印章。須原古人制字初意。庶幾有得。若汎汎觀之。不知其意之所存。抑末矣。

縣字

古縣字也。從系。系倒首以見意。後世假借爲州縣字。其旨深矣。以近民者莫如縣令。欲爲令者。察民間疾苦。故刻之印章。俾其怵目而警於心。民之困於倒懸也。救之惟恐後。篤吾赤誠惻怛愛民如子。而民亦愛之如父母。上下感應而政成矣。故先儒稱上任者曰視篆。不曰視印。而曰視篆者。有以哉。有以哉。

仰昂字 詩瞻卬昊天作卬

沈仰之有印作 。卬古仰字。取敬賢立意。從 。從人反身。大節不可攀瞻望而企及之也。仰其首則爲昂。因爲低昂之昂。古實一字也。詩云顒顒卬卬。正用此字。趙子昂氏印文作 。采用古文也。

鳳朋字

有名鳳者印作 有名朋者亦作 蓋鳳朋古同一字也按說文曰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師云朋篆當作 古語兩貝爲朋鳳小篆變體作 從凡從鳥鳳豈凡鳥邪

犇麤字 波滑字附

三牛爲犇者取衝突之勢知此則犇字之義可默識矣師云麤者心不精也暴其氣也心之精者氣容必肅麤則反之何取於三鹿曰鹿壽禽也善通督脈其爲息也微人逐之急其行超忽氣息爲之茀然故取爲意靜專則精微動擾則麤急人心物理皆如是矣波滑二字皆從水其從皮從骨者乃諧聲非會意也

氣乞字

嘗見友人收藏一卷詩文甚富然精麤不一其中有一引首曰乾坤清氣四字氣篆作 非也小篆本作 氣爲火所化其出必炎上故象炎上之形凡求乞者必干上因借爲求乞字气乞本同一字也後世隸楷以二字易混乃省一筆以別之而義反晦所謂乞匄者以其終日求乞爲事也所處亦卑甚矣是故有志之士不肯輕用一乞字伊川先生告范純甫曰今人動不動用个乞字亦此意也於乎假借一門推類而用其義最精 本古餼字見周禮

公私字

古無私印之稱後之人往往刻曰某人私印俱作 小篆也按古文作 取不圓不方之形以見意圓者天道也方者地道也天地無私故曰天圓而地方若不圓不方則非天地之公而爲私也無疑矣

字從八從 會意猶背也背私則爲公也故象相背之形以見意

木才字

有名木者印作篆法殊失古意愚按古文作 上象枝葉中象幹下象根以一字而上中下三才兼備故木亦謂之才俗混用材材古韻音災又按才古文作 象伐木于地而去其根枝邦工持尺量度取義此卽國家用賢選舉之法也是故賢才字與木才字同一義也小篆作 與古文小異

國賢字

邵二泉名寶字國賢印作 圀從口象畺域形從八從土以八荒皆在我闥爲意或從臣以用賢立意其從 者服勞王事也小篆作國從或或古域字亦善賢從貝貝財也以多財爲賢不若古文國賢印有二枚國字一從土一從方愚按古篆二文皆有之

晚字 曉字附

曾祖耕樂府君遺一小方印四字曰 皆小篆也官謂古人制字多左形右聲今見晚字日居右而疑之後觀周伯温六書正譌有此字注曰日在西方也從日免聲始知其有所據又如皢字說文從白蓋日將出先透徹明也故曰東方旣白

達字

羅念菴名洪先字達夫有小方印二一刻羅洪先印四字一刻達夫二字篆法古而刻亦精羅作 省文也於義無所取達作 妙有至理幸與達古字通用小羊也詩云先生如達羊最易產故從羊定意而諧 爲聲音撻與大字微異產科有達生散正取易產意與僥幸字不同幸字從天從幷會意幷古逆字又與執字偏旁小異尼輒切

象形印

昔有名爵者刻印作 有名彝者刻印作 皆古篆也先考七榆府君字起鳴浙人爲鐫一小印鳴字偏旁鳥字作開口形儼若飛鳴之狀胡可泉有鳥鼠山人小印鳥鼠二字酷肖其形沈伯生名蘇刻印作 玩之攸然出塵是皆善於摹印者也正陽冰所謂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者與

父甫字

古文籀文同小篆與古文小異父者子之天也尊無與上制字者形難於象故指其凡從又者說文通訓爲手故其文象右手之形執杖使人知其尊高一家所當奉事也古韻有二音本扶雨切又斐古切借與甫同古公亶父之父是也

古文籀文同小篆官嘗聞之師曰甫者男子之美稱也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無用者則固與艸木而同朽矣惟有用者乃能自見於世故取用以定意而諧父聲雖然其猶未若藏諸用乎用則不括可以閎衆甫矣何故甫猶近名

氐氏字 氐音與氏同

古文 籀文·見六書統· 說文雖無氐先·然有出字·或用此文亦通· 六書統曰·氐承旨切·族下所分也·古者姓統族·族統氐·適出繼位之餘·凡側出者皆曰氐·故爲文從側出以見意·

古文大小篆同· 說文曰·巴蜀山名·岸脅之旁·著欲落瑣者曰氐·氏崩·聞數百里·象形· 聲·揚雄賦·譽若氏隤·

吾師嘗發二字之義曰·氐統宗收族者也·姓也者·一大統系也·氐枝分也·故以側出取義·古之賜氐也·諸侯之別子爲祖也者·至其孫以王父字爲氐始與也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王朝未出封者·如諸侯之制秦·不師古宗法·遂亡·是故國無世臣·家無禮俗·今欲大正姓氐·則何如·曰·未能也·請自宗法始矣·小篆借氐爲氐·氐蜀山崩也·揚子蜀人也·故其言曰·譽若氏隤·今夫山其高插天·則其結爲地盤也恆·闕蜀山或峻若立壁·或長如列墉·而地盤多逼崩墜也·固當象側山之形·自上下墜爲勢·噫·博厚則高明·可無積累邪·

墨青印色

印色通用朱·予嘗見宋儒簡札中間有墨者·元人則有用青者·攻之·皆制中不忍用朱·故易之耳·觀此可見古人敬謹之至·一舉手而不敢忘父母也·

不用黃紙 此條與上文意相類·因并記之·前後放此·

京中黃紙著朱書有禁。蓋黃者中色。
天子所用。臣庶用之僭也。嘗見莊渠先生家居作簡。凡黃紙輒不敢用。爲是故也。觀此一事之小。而先生畎畝不忘君之心。藹然可見。

屬字

吾友王昭明。嘗與予論書。偶及屬字。昭明曰。屬從尾從蜀。說文。蜀葵中蠶也。從虫立類。從罒象其身首尾形也。其類行則首尾相隨有連屬意。予病其說之鑿。思之不得其義。厥後解孝經古文緣文生訓。至五形之屬三千始悟此。乃發其義曰。屬隸也。連續也。從尾定意。諧蜀爲聲。首在上而尾在下。下必屬於上。故取隸屬之義。臣之屬於君。子之屬於父。妻之屬於夫。三綱之道。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者。下之事上。小心翼翼。因爲洞洞屬屬之屬。俗書作属從禹。非。詳見孝經古文集成。

印章用成語

印章以名以字。所以示信也。如刻曰某官施之公文則可。若古之關內侯是也。近見湛甘泉一私章。刻曰吏禮兵三部尚書。予竊怪之。甘泉稱古學。乃亦爾邪。及讀宋史。乃知蘇東坡曾爲吏禮兵三部尚書。蓋用成語也。文衡山庚寅生。刻印曰。惟庚寅吾以降。此句出楚詞。後輩有效之者。改曰。惟甲子吾以降。殊爲可笑。

正譌　卦篆二字　冰字附

官按古篆川本作 象水流行也唐李陽冰加一畫於中作 乃古災字也川流而不息者也有土障塞之則爲災 者指土障塞之形二字音義各別不宜混用篆字亦誤有說見前冰古凝字陽冰之名也其義爲定爲重爲聚從 古冰字從水取於水結成爲意篆當作今顧從川作非川爲流水流水不嘗聞之師曰性定而形自重心肅則容敬冰之道乎冰乎冰乎其未達此乎

乾字

昔有名乾者印文刻作 此制極古六書統有云八卦文字之原其文止當用此後世假借用別字實非本文也震澤長語亦略道此

卯酉字

兩戶爲門門開爲 古卯字門闔爲古酉字卯爲天門二月辰名萬物從此發生故象開門之形酉爲地戶八月辰名萬物從此斂藏故象闔門之形此皆象形兼會意字也干支字皆有說書此以見意云酉古酒字也故醉酬字皆從此立類

用印法

凡卑幼致書於尊長當用名印平交用字印尊長與卑幼或用道號可也反是則肯失之矣

凡寫詩文名印當在上字印當在下道號又次之蓋先有名而後有字有號故也試看宋元諸儒眞蹟中

用印皆然。今人多不講此。或曰。印有小大。小印用於上。大者用於下。庶幾相稱。此世俗之見也。只論道理當何如。印之大小何足云。諺曰。用一不用二。用三不用四。此取奇數也。其扶陽抑陰之意乎。嘗見豐存禮翻刻蘭亭記。用印太多。非古法也。雖然。其中印文卻有精者。

著述姓字　見經傳纂言

古今命字不同

夏商尚忠尚質。稱名而已。至周而人文漸開。丈夫之冠也。始加之以字。欲人顧名思義。實有深意寓焉。如孔子名丘。以母禱於尼丘山而生。故字仲尼。伯魚名鯉。爲其生時。適有饋孔子魚者。名與字皆本於此。顏子名回。按古篆回字取義於水。象水屈曲旋轉之形。惟淵深則若是。其他則順流而已。故字之以子淵。曾點字子皙。家語有子字點字從占從黑。小暗也。皙字從析從日。大明也。暗者求於明。猶去尺霧而覩青天也。曾子名參。參字當讀如參前倚衡之參。故字子輿。今人讀作參商之參。非是。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蓋牛之爲用。專在於耕。是之取爾。端木賜字子貢。韓愈字退之。一則取上予下獻。君臣相交之義。一則取卑以自牧。不敢先人之意。温公字君實。文公字元晦。非欲華就實之謂乎。司馬相如字長卿。長字當讀如長上之長。以蘭相如爲趙之上卿。故云長耳。蘭乃賢者。既同其名。復效其職也。牛僧孺字思黯。以汲黯字長孺。黯稱忠直。故名取其字。字取其名也。范文正名仲淹。字希文。以王通字仲淹。私謚文中子。爲一代之儒。故名亦取其字。字則希其謚耳。乃若蘇氏二子字說。皆可取法者也。玩古人命字雖不同。而其取義。各有攸當。

官特舉其有關於大義者表而出之。今人名理字元玉。名嘉字子美。不過釋文而已。其視顧名思義之說。果安在哉。

道號

道號之稱。雖起於末世。然義各有取。或因性急而以韋自勉。或因性緩而以弦自厲。有思親而號望雲。有憶江湖而號散人。紛然不同。然皆士流則有之。今也不然。而肯吏之徒。往往而有以號者衆也。恆慮其相襲。崇尚新奇。有名木者。號曰半林。有姓管名簫者。號曰四竹。穿鑿亦甚矣。於義何居。且習以成俗。而稱謂之間。有不諳大義者。或責其友曰。我長於汝也。曷不以號稱而字我邪。嗟夫。孔子祖也。子思孫也。嘗稱仲尼。明道兄也。伊川弟也。嘗稱伯淳。蓋字之者。乃所以尊之也。何獨取於號乎。古者相語名之質也。周人尚之以字。文矣。末世別以號稱。彌文也哉。

說文

許氏說文。字書之祖。文公攷訂經書。輒以此爲據。用是引證處甚切。

說文刊板不一。少有嘉者。僅見宋板。其字形不滿寸。篆刻俱精。乃徐鼎臣所書。其弟楚金校正者。外有包氏說文。仍許氏之舊。而間補臆說於下。未見過人處。然其中采用鐘鼎諸文。亦有可取者。

古今書刻

自古以竹爲簡。以刀爲筆。故簡牘浩繁。而書用大缺。其餘則金石之文。如夏禹九鼎。周宣石鼓之類是也。

至於木刻。非特三代以上無之。雖秦漢亦未聞。唐末僅有之而未盛。故宋時較正說文諸書。但言唐本而不言唐刻唐版可知。故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是也。五代馮道。以艱於求假。木刻浸興。然蘇東坡尙云。近借得漢書抄成。便是貧兒暴富。信斯言也。木刻之盛。其在宋之中葉乎。官閱宋版書。端楷絕倫。元末國初。猶有可觀。然比宋刻則有間矣。嗣是而後。愈盛而愈不足觀也。於乎。昔精而今不然者何邪。蓋前所刻者。皆有用之書。可傳之本。珍重之至。宜乎其刻之精也。比年以來。非程文類書。則士不讀而市不鬻。日積月累。動盈箱篋。越二三載。則所讀者變於前。所鬻者非其初矣。是皆無益於用者。安得求其刻之精乎。昔人有云。加災於木。正爲此耳。嗟夫。士之窮年而習此者。豈其所樂爲哉。上以是取。故下以是應也。使爲人上者。務於行而不騖於詞。則士必反求諸古。而游心於聖賢之學矣。周禮賓興。將不可復舉邪。

以下附錄諸家之說

摹印法

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於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

印不可僞

米元章曰。書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予辨出元字腳。遂伏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印章制度

吾子行曰。三代時無印。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其斂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璽其實手執之印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詞耳。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急欲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爲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少知此者。故後宋印文多繆。白文印須用漢篆。平正方直。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卻不可回文寫名。印內不可著氏字。表德可加氏字。宜審之。表印字只用二字爲正式。近人欲幷姓字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己。卻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爲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印非名印。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也。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爲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

官按吾子行集。本多采楊王顏三家之說而附以己意。厥後陶九成又采吾氏之說。大抵大同小異。

九疊篆

劉欽謨云。我朝凡印章每字篆疊皆九畫。此正乾元用九之義。

圖書

陸文量曰。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圖畫書籍識

都玄敬曰。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氏圖書之說。蓋惟以識圖畫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槩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進士官銜

玄敬又曰。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楊維楨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黼榜進士。至用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之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乃欲效廉夫故事者。則失之矣。

臨書入石法

李文正公曰。所刻華山歌。頗有風致。但少覺肥重。近時刻本。自長江行以後。大抵皆然。第二泉詩。雖骨勝亦不免此。此雙鈎之過也。凡鈎法用筆。須是裏面描出。盡墨而止。再經摹刻。方得恰好。若徑於墨際著筆。

縱令極細。自有纖毫積出。便成粗厚。又須得原字倒著案上。惟視筆畫爲粗細。庶不爲己意所亂。

重碑額

吳文定公云。或以碑額爲無用。多不搨。或碑穹工人艱於搨而置之。不知碑無額。如物無首。爲完物乎。

印章集說

彭文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印章集說

明　長洲文彭壽承述

篆原

結繩畫卦後有書契。其文有龍書、穗書、雲書、鸞書、科斗、龜螺、蝌蚪等書。然世久湮沒。皆絕無聞。存者惟史籀二篆而已。李斯復損益之以爲玉筯。亦名小篆。古法稍易。程邈去繁就簡作隸書。王次仲作八分書。蔡邕作漢隸書。復作草書。楷書愈變愈失其原。六書之法。莫知所之。然遺者僅鐘鼎璽印載文。今之龍穗雲鸞諸篆。皆後之徇名而作。殆非正矣。

六書

篆之文有六。摹寫物之形曰象形。如日月是也。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上下是也。事不可該。則會意。武信是也。意不可盡。則諧諸聲。江河是也。聲不可窮。則因形體而轉注焉。考老是也。因音義而假借焉。令長是也。書之六義如此。天地萬物。無不備耳。

璽

璽。卽印也。上古諸侯大夫通稱。秦始皇作傳國璽。故天子稱璽。漢晉而下。自傳國璽外。各篆有璽。其文不一。製度各殊。一名曰寶。

印

印古人用以昭信。從爪從卩。用手持節以示信也。三代始之。秦漢盛之。六朝二其文。謂文之朱白。唐宋雜其體。謂易其制度。

章

章卽印也。㮚文成章曰章。漢列侯丞相太尉前後左右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

符節

師古曰。符謂合符以爲契。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者三。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以爲信。歷代各異其制。漢作銅虎符。

三代印

通典以爲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爲紐。其文未考。或謂三代無印。非也。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則其有璽印明矣。虞卿之棄蘇秦之佩。豈非周之遺置制乎。

秦印

秦之印章。少易周制。皆損益史籀之文。但未及二世。其傳不廣。

漢印

漢因秦制而變。其摹印篆法。增減改易。制度雖殊。實本六義。古朴典雅。莫外乎漢矣。

魏晉印

魏、晉印章本乎漢制。間有易者。亦無大失。

六朝印

六朝印章因時改易。遂作朱文白文。印章之變。則始於此。

唐印

唐之印章。因六朝作朱文。日流于譎謬。多曲屈盤旋。皆悖六義。毫無古法。印章至此。邪謬甚矣。

宋印

宋承唐制。文愈支離。不宗古法。多尚纖巧。更其制度。或方或圓。其文用齋堂館閣等字。校之秦、漢。大相悖矣。

元印

元人之變。冠履倒懸。六文八體書。失印亦因之。絕無知者。至正間。有吾邱子行、趙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昔尚朱文。宗玉筋意。在復古。故間有一二得者。第工巧是務。雖有筆意。而古朴之妙。則猶未然。

國朝印

國朝官印文用九疊。而朱以曲屈平滿爲主。不類秦、漢。則品級之大小。以分寸別之。私印本乎宋、元。隆慶間。武陵顧氏集古印爲譜。行之于世。印章之荒。自此破矣。好事者始知賞鑑秦、漢印章。復宗其制度。

時之印藪印譜疊出急于射利則又多寄之梨棗且剞劂氏不知文義有大同小異處則一概鼓之于刀豈不反爲之誤博古者知辨邪正法遂得秦漢之妙耳

玉印

三代以玉爲印惟秦漢天子用之私印閒有用者取君子佩玉之意其文溫潤有神愈舊愈妙

金印

金印漢王侯用之私印亦有用者其文和而光雖貴重難入賞鑑古用金銀爲印別品級耳

銀印

漢二千石銀印龜鈕私印因之其文柔而無鋒刻則膩刀入賞鑑不清

銅印

古今官私印俱用其文壯健而有囘珠舊者佳新者次之製有鑄有鑿有刻亦有塗金商銀者

寶石印

寶石古不以爲印私印止存一二今未之有也且艱于刻

瑪瑙印

瑪瑙亦無官印私印閒有之硬不可刻其文剛燥不溫用爲私印近俗

瓷印

上古無瓷印唐、宋始用以爲私印。硬不易刻。其文類玉稍粗。其製有龜鈕瓦鈕鼻鈕。舊者佳。新者次之。亦堪賞鑑。

水晶印

水晶古不以爲印。近有用者。但硬而難刻。其文滑而不涵。惟用之飾玩亦可。

石印

石質古不以爲印。唐、宋私印始用之。不耐久。故不傳。唐武德七年。陝州獲石璽一鈕。文與傳國璽同。不知作者爲誰。石有數種。燈光凍石爲最。其文俱潤澤有光。別有一種筆意丰神。卽金玉難優劣之也。

象牙印

漢乘輿璽印。二千石至四百石以下。皆以象牙爲之。唐、宋用以爲私印。其質輭。朱文則可。白文無神。且涉於板。時欲朱文深細者用之。

犀角印

漢乘輿璽印。二千石至四百石以黑犀爲之。餘印不用。好奇者用以爲私印。其質粗輭。久則蠹斜不足玩。

摹印篆法

摹印篆、漢八書之一。以平方正直爲主。多減少增。不失六義。近隸而不用隸之筆法。絕出周籀。妙入神

品漢印之妙皆本乎此

鑄印

鑄印有二曰翻沙曰撥蠟翻沙以木爲印覆于沙中如鑄錢之法撥蠟以蠟爲印刻文製鈕于上以焦泥塗之外加熟泥留一孔令乾去其蠟以銅鎔化入之其文法鈕形制俱精妙辟邪獅獸等鈕多用撥蠟

刻印

刻印以刀成文軍中卽時授爵多刻印刻者更有刀法今法之

鑿印

鑿印以鎚鑿成文亦名曰鐫成之甚速其文簡易有神不加修飾意到筆不到名曰急就章軍中急于封拜故多鑿之以利于便

刻玉印

古刻玉以昆吾刀周書云昆吾氏獻昆吾刀切玉如脂今無此刀時以藥治刀刻之云以藥塗玉刻者謬耳

輾印

玉瑪瑙水晶硬不易刻故輾之且玉人雖巧不知篆文落墨至精不能令有筆意且轉折結搆俱不流

暢不如刻者有神

白文印

古印皆白文本摹印篆法則古雅可觀不宜用玉筋篆用之不莊重亦不可作怪下筆當壯健轉折宜血脈貫通肥失于壅瘇瘦失于枯槁得手應心妙在自然牽强穿鑿者非正體也

朱文印

朱文印上古原無始于六朝唐宋之間其文宜清雅而有筆意不可太粗粗則俗亦不可多曲疊多則類唐且板而無神矣趙子昂善朱文皆用玉筋篆流動有神國朝文太史倣之

篆法

印之所貴者文文之不正雖刻龍鐫鳳無爲貴奇昔之作者不究心于篆而工意于刀惑也如各朝之印當宗各朝之體不可溷雜其文以更改其篆近于奇怪則非正體今古各成一家始無異議耳

章法

布置成文曰章法欲臻其妙務準繩古印明六文八體字之多寡文之朱白印之大小畫之稀密那讓取巧當本乎正使相依顧而有情一氣貫串而不悖始盡其善

筆法

篆故有體而丰神流動莊重典雅俱在筆法然有輕有重有屈有伸有仰有俛有去有住有粗有細有

強有弱有疏有密此數者各中其宜始得其法否則涉于俗即愈改而愈不得矣

刀法

刀法者運刀之法宜心手相應自各得其妙然文有朱白印有大小字有稀密畫有曲直不可一概率意當審去住浮沈宛轉高下則運刀之利純如大則肱力宜重小則指力宜輕粗則宜沈細則宜浮曲則宛轉而有筋脈直則剛健而有精神勿涉死板輒俗墨意宜兩盡失墨而任意雖更加修飾如失刀法何哉

那移法

印之字有稀密不均者宜以此法第不可弄巧作奇故意那湊有意無意自然而然方妙然那移中必令字字分明人人知識勿以字藏于字之下使人不識而怪異之也

增減

漢摹印篆中有增減之法皆有所本不礙字義不失篆體增減得宜見者不訾其異謂之增減法昔人不知六書之理立意增減則大夫其本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

辨陰陽文

上古璽書封以紫泥餘皆折簡封蠟用白文印印于蠟上其文突起曰陽後代製有印色印之其文虛白曰陰古所謂陰陽文者言其用不言其體

印體

古之印章各有其體故得稱佳毋妄自作巧弄奇以涉于俗而失規矩如詩之宗唐字之宗晉謂得其正也印如宗漢則不失其正矣而又何體制之不得哉

回文印法

古用回文印者各有取意如雙字名印當回文姓字在前名字在後若一順寫則名之二字必分而爲二矣此古用回文者取二字相連之意也其單字名印不宜回文只當順寫以姓名在前或之印或私印二字則在後矣如齋堂閒雜等印不用回文用則失款耳

名印

上古用印以昭信也當用名印爲正名姓之下止可加印字及印信印章之印私印等字氏字與閒雜字樣俱不可用用之則不合古體亦且不敬耳

表字印

漢印用名唐宋始用表字但表印止可閒用難以示信于正其表字印不宜用印字止可加氏字或姓字近之用某人父者古無此制父通作甫男子美稱也如用之是自美之矣或有加之者亦從習尚故耳

臣印

漢印用臣某者。不獨用于君。其同類交接。亦嘗用之。臣者男子之賤稱。謙謂自謙耳。今多不用。亦謂其有對于君字耳。

印號

昔用號印及別號爲印者。曰某道人。某居士。某逸士。某山長。某主人等字。古無此制。唐、宋近代始有之。詩畫閒用之則可。

書柬印

秦、漢書柬。閒止用名印。後有某人言事。某人啓事。某人白事。某人白牋。某人言疏等字者。極當。近用某人頓首。某人再拜。某人敬緘。某人謹封。某人護封者。俱昔之俗。大約書柬中及封固處。止用一名印足矣。

收藏印

上古收藏書畫。原無印記。始于唐、宋近代好事者耳。其文有某人家藏。某人珍賞。某郡某齋堂館閣圖書記。印于所藏之書畫上。其理最通。其宜子孫。子孫世昌及子孫永寶。皆古鐘鼎款識。顧氏摹入印譜。用以爲收藏印亦可。

齋堂館閣印

齋堂館閣雜印。秦、漢原無。始于唐、宋用爲書畫引首。以閒雜俗字爲之。非矣。

印鈕

秦、漢印鈕有龜有螭有辟邪有虎有獅有獸有駱駝有魚有鳧有兔有錢有墳有瓦有鼻其鈕用以別品級近有以牙石作玲瓏人物爲鈕者雖奇巧可人不過玩好其典雅古朴則弗如古也

印制

秦、漢印有方者亦有條者皆正式閒有軍曲印用腰子形者其意莫考外甯陽丞印用圓者字體覺方恐後人磨圓未可辨也然有葫蘆樣及爐鼎竝異怪形狀者皆唐宋近日之俗尚不可稱印而入賞鑑耳

成文

古印有一字成文二字成文三五字至九字成文者章法不一當從其正不可逞奇鬬巧以亂舊章或有十數字及詩詞多字者不足以言章法布置停妥不板不俗則可

重字印法

印有重字者布置當詳字意或明篆二字相重或下加二點以代但不俗爲佳如以一字作兩樣篆者則又涉于雜而章法之正失矣

破碎印

古之印未必不欲齊整而豈故作破碎但世久風烟剝蝕以致損缺模糊者有之若作意破碎以倣古

印。但文法章法不古。甯不反害乎古耶。

朱白相間法

古印有半朱半白者。有一朱三白者。皆漢已後之制。如效此章法。當詳其字意可否。不致牽强方可。若假强爲。亦奚足觀。

玉筋篆法

玉筋卽李斯小篆。唐、宋文皆用此文。若以此爲白文印。則太流動而不古朴矣。

深細印

古印原不務深細。深則文不自然。細則體多嬌媚。雖有得處。亦不無失處。縱極工巧。終難爲賞鑑者取也。

印品

印之佳者有三品。神、妙、能。然輕重有法中之法。屈伸得神外之神。筆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印之神品也。宛轉得情趣。稀密無拘束。增減合六文。那讓有依顧。不加雕琢。印之妙品也。長短大小中規矩方圓之製。繁簡去存。無懶散局促之失。清雅平正。印之能品也。有此三者。可追秦、漢矣。

製印色方

飛淨硃砂七錢三分。油二錢。艾緜七分。欲有光彩。加赤金箔十張。珊瑚末三分。珍珠末二分。愈久愈紅。

光彩射日。

辨硃砂

硃砂有舊坑新坑之分。其名有箭頭、豆瓣、劈砂、末砂和尙頭數種。真色紅黑不一。最者箭頭。次劈砂。再次豆瓣。和尙頭色紫黑。末砂夾石不淨。外有一種炒過者。色紫而不鮮。久則變黑。又有取過天硫者。色亦不神。俱不宜用。用之無異于土硃。

飛硃砂法

以硃砂之紅而有光彩者。用燒酒洗過曬乾。入藥輥輥細。用擂鉢細研。入廣膠水少許。再研極細。仍以滾水投之。復擂十餘下。將浮者逼于盞盆內。存脚加膠水。再如前法。亦將浮者共逼一處。待澄定。去其黃膘。以清水淘之。待黃水既盡。曬乾去其頭脚用之。

取草麻油法

霜降後。取草麻子曬乾貯竹器內。待次年徽過。炒熱舂碎。入榨取油煎用。

煎油法

草麻油五斤。芝麻油一斤。藜蘆三兩。豬牙皁二兩。大附子二兩。乾姜一兩五錢。白蠟五錢。藤黃五錢。桃仁二兩。土子一錢。共入器內。以武火滾數百徧。水乾藥時增添。繼以文火三日爲度。去滓。復以瓷罐盛之。埋地下三日取出。曬一二日。以去水氣。用之。如不用。將罐口封固。雖百年不壞。最忌灰塵。

治艾法

艾必擇靳州者堪用。本地葉大者亦佳。去其梗蒂。用石灰水浸七日。加清水少許。煮一晝夜。榨去黃水。入長流水洗淨。如曬布法。候白用木杵臼舂熟。篩去灰末用。

合印色法

先以飛淨硃砂加金箔等料。入油少許細研。仍依數入油。研數千徧。愈多研愈紅。如前數加艾。不乾不溼爲度。如不急用。貯瓷器內曬五七日更佳。新合者硃油不相混。常用抿子柄攪之。三二月後。油硃相混。則可用矣。

印池

印色惟欲玉器瓷器貯之不壞。以金銀及銅器貯之。十數日卽壞。青田石印池亦不可用。如用。必欲以白蠟蠟其池內。庶不吃油。

秦璽始末

沈德符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秦璽始末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秦璽傳授。其說不一。據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御史臺通事闊闊朮告太師國王木黎華之孫拾得之家得玉印。命御史楊桓辨其文。爲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眞古傳國璽。且以出處始末考據以上云。子嬰奉璽降沛公。傳至孺子。藏于長樂宮。王莽簒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出璽投於地。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之。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劉盆子。爲其所有。盆子奉璽降於光武。至卓等作亂。掌者投於井中。孫堅征卓。得之。袁術奪之於堅妻。術死。荆州刺史徐珍聞曹操迎獻帝于許昌。以獻之。帝遜位。以歸魏。魏歸晉。至懷帝遇害。璽歸劉聰。傳曜。因入石勒。及石虎滅。入冉閔。爲其將軍蔣幹所得。以送晉征西將軍謝尚。晉始復有此璽。隋滅陳。得之。隋亡。蕭后攜入突厥。至唐貞觀四年。后奉璽歸唐。後朱溫簒唐。入溫。莊宗滅溫。入後唐。傳至明宗子從珂。石氏入簒。珂自焚。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得之。以獻。至徽宗爲金所擄。玉璽俱去。此璽在焉。今出者是也。楊桓之說如此。後順帝出亡。璽歸沙漠。宣德、景泰、天順三朝。北虜挾以自誇。稱欲進獻者。俱相傳說。今儒生輩皆尊信其言。以爲秦璽未入中國。乃聖朝缺事。而實不然。宋李心傳云。曹魏刻璽如秦之文。但秦讀自右。魏讀自左。秦璽已不在魏矣。晉人自刻璽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永嘉之亂。沒劉、石而仍歸江南者。晉璽也。晉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以玉璽求援於郗恢。傳

侯景北齊辛術得之以獻高氏傳至隋皆誤以爲秦物而實慕容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於關中歷宋齊梁陳而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後晉開運之亂沒於耶律者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乃石敬塘倣唐太宗舊文爲之此石晉璽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物亡已久矣據心傳考證其詳核勝楊桓遠甚則今北人所寶者正不知何代所作五代會要又曰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鑑匿之投於棲霞寺井中僧永行又匿之至陳永定二年永弟子始以璽上不云入於高齊也又云在隋江都爲宇文化及得之化及敗歸竇建德及建德敗其妻曹氏以獻於唐不云隋蕭后攜以上太宗也又云同光間內難寶爲火灼文字訛缺清泰之敗以寶隨身自焚寶遂亡失然則秦璽之灰正在此時後來宋元符元年咸陽民所得者元至元末拾得所售者又何物也況秦初刻時既以爲趙璧則卞和所貢藺相如所奪皆是物矣世本又云秦取藍田之玉命李斯以大篆書之王孫壽刻之制如龍魚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但不明著其文云何而晉書直云始皇刻藍田玉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名曰傳國璽是秦自有兩璽其文本不同也晉謝尚所得正與藍田玉璽文同但其文非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故李心傳斷以爲晉刻而當時說者又云其文龍飛鳳翥不足擬其勢爲摹印之祖則又似眞秦制非眞午時辦矣然魏大武太平眞君七年毀鄴中五級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按此則秦璽又入元魏而鄴爲曹魏舊都浮屠所藏正祖疑冢故智李心傳所云秦璽不在魏又屬臆說耳并晉書所說亦不足信矣元所得璽上刻螭形其旁無所謂魏受漢璽字其

非秦璽甚明。楊桓何所據而定以爲傳國寶耶。且當時考訂更屬可笑。楊桓所辨。既書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皇后宏吉烈氏手授成宗於卽位之日矣。而楊桓傳中又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何耶。況秦璽爲漢元后所擲。已缺一角。今相傳者不言其何似。又完好如初。想後世得璽者。皆知非故物。姑借以塗耳目耶。通鑑又云。石敬塘作受命寶。其文云。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又與倣刻唐太宗受命寶不同。則開運開獻於契丹者。屬何璽耶。今但就今世驗之。後唐莊宗得魏州僧傳眞所獻傳國寶。遂卽大位。不三年而死於亂兵。宋元符得之。不二年而哲宗崩。徽宗嗣立。天下遂亂。元世祖亦卽以得璽之年殂於大都矣。卽阿魯台、乜先輩。攘竊紛紛。不旋踵著傻。設使眞爲趙璧。亦匪嘉瑞。宜聖朝之無取也。漢元后之擲璽也。已目爲亡國不祥之物矣。逮後歿於劉石。北人珍之。至稱東晉諸帝爲白版天子。及永和間。得璽於後趙。始以正統歸之。而晉人以璽至建康。百僚畢賀。其重又如此。至若郄恢所得西燕之璽。傳至蕭梁。爲侯景侍中趙思齊與郭元建因攜入北獻於齊文宣。歷宇文入隋。文帝命爲傳國璽。又改名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眞秦璽。然謂秦寶爲後世且來自亡陳。仍以北朝所傳爲第一。而秦璽次之。隋亡。竇建德妻以二璽俱獻長安。至唐末業已亡失。迨宋哲宗受段義之獻。遂改紹聖之三年爲元符。以昭神貺。蔡京請以五月朔受寶。其禮一同大朝會。命名曰受命寶。其時何等張皇。至徽宗大觀元年。又得美玉。用舊印文摹刻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尊之曰神寶。而元符受命之寶。遂斥不用。其輕之又如此。至高宗南遷。又自作受命寶。其文一如秦璽。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爲十一寶中之第二。至北軍入臨安。宋遺賈餘慶等奉傳國璽納降

於伯顏。伯顏卽遣加囊馳獻於世祖。則拾得所收與阿魯台、也先所攘。又安知非宋高宗南渡時物也。楊桓所考首云受命于天。旣壽永昌。此秦璽本文。傳至石勒、冉閔。仍歸之晉正。與拾得所藏脗合。其說似矣。然當時冉閔太子智獻晉求救。都督戴施馳以先入者。其文乃爲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太元閒郗恢再得於西燕者無異。則與楊桓所稱秦璽全文。判然不同。何以强合之爲一。其說之矛盾背馳。乃至於此。因思東晉穆帝與孝武兩朝所收北方二璽。俱非秦初刻之文。最後劉裕入關上之晉恭帝者。始爲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八字。李心傳但知駁晉三次得璽之非眞。而謬云郗恢所獻文如秦璽。又失紀魏太武鄴下塔中之物。俱不免罣漏。然終不謂哲宗所愛爲眞。若楊桓曲諱後唐潞王焚璽之事。遂直以宋元符所獻者當之。傅會以實其事。以故亡元遺種。猶得珍爲異寶。誇示中國耳。然其誤又不始此也。後趙石虎剋上邽時。旣得劉曜傳國璽送之石勒矣。至石虎僭稱天王。又得璽於韓强。其文如秦初刻。則石氏已自有兩璽。前燕慕容儁之滅冉閔也。其璽已進之江南矣。而儁又自謂獲傳國璽。爲閔后董氏所獻。封之爲奉璽君。因僭卽帝位。改元曰元璽。是時鮮卑與中國又各據一璽爲重。及後秦姚萇之擒苻堅。索其傳國璽。堅怒叱之。以璽送晉爲言。則燕晉之外。又有一璽矣。北齊天保三年。得璽於辛術。以爲卽永和閒冉智歸之晉者。然其文爲受命於天。旣壽永昌。與晉書所辨文相左。蓋高氏習聞劉、石得於永嘉者眞爲秦物。遂以此璽屬之。其誤何待言。此後南北又隔。至隋、唐俱稱得璽。然所寶用者。果爲謝尙所上耶。劉裕入關所得耶。高齊所受於侯景耶。魏太武所剖於佛像耶。總不可得而知。至後唐莊宗時。魏州僧獻璽。自云其師得

於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時至是已四十年則後來光啓三年幸蜀僖宗付王建負之以從及唐禪梁命楊涉奉以入汴朱溫末年付朱友貞妻及朱友貞將亡鄭玨請懷以詐降唐軍者不知又皆何物何以俱云傳國璽也若楊桓所言宋哲宗時段義獻之朝者爲金擄去至元始出其說亦似可信但金太祖天武七年幹离不敗遼主於應州因得傳國璽以獻此時金宋兩邦方睦尚未交兵也又史稱金哀宗走蔡州宋會元兵入城自焚與傳國寶同燼則遼宋破敗時各失傳國璽而金亡又幷璽一炬爲眞爲僞漫無證佐況御覽又云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其文又與秦兩璽不同今世傳宋薛尚功舊本璽文尚有三種卽博洽通人未敢定其孰爲秦物況蒜酪羶奴可責以博古耶　拾得一作世德又作碩德趙思齊一作思賢戴施一作戴僧施楊桓所云王莽校尉乃姓公賓名就今但云公賓亦誤況公賓就得璽以與王憲憲自收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始送璽詣宛上之更始亦非公賓就自獻也事詳御覽

遼與宗重熙七年試進士賦以有傳國寶者爲正統八字爲題其寶之如此至天祚帝保大二年出亡失寶於桑軋河因以失國得非讖耶

景帝四年北虜也先已弒其主至是遣使通書朝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者華言天聖也末稱添元元年其紀號鄙俚不經甚矣書中言元受天命已得其位盡有其土地人民及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使和好且致意于太上皇帝帝加禮妥賞答書卽稱爲瓦剌可汗時也先氣已驕盈敢爲嫚書幾同敵國然而不言獻璽也迨天順元年則也先已授首太師孛來與阿哈剌知院以上復辟遣使來奏

欲將寶璽來獻。上諭之曰。爾欲獻傳國寶。此意可嘉。但此寶已失眞。卽眞亦秦始皇所造不祥之物。我朝自有祖宗相傳之寶。亦不用此。其進與否。任從爾便。北人自此心折。此後不敢復言進璽矣。然先朝已有之。永樂八年。上諭太師阿魯台曰。爾言元氏子孫已絕。瓦剌非有誠心歸附。故不獻傳國寶。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主天下。豈有此寶。如必以此爲寶。則元氏當永保天位。何至衰敗如此。今脫忽反等回。特遣使偕行諭朕意。時阿魯台方强盛。故峻詞折之。至宣德九年。瓦剌順甯王脫歡殺魯台。得其玉璽。遣使朝貢。又請獻之。上報之曰。王克紹先志。遣人進馬。具見勤誠。殺阿魯台。尤見克復世仇。欲獻玉璽。亦悉王意。然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永。皆不繫此。王旣得之。可留自用。大哉王言。與成、英兩朝聖諭。雖嚴婉不同。皆千古卓見。德符又識。

篆學指南

趙宧光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篆學指南

明　吳趙宧光凡夫述

余讀周公謹所著印說。敍論精確。前輩文、何多宗之。第稍嫌其繁冗。特節錄數則。語雖不多。而作印之要已備。因名之曰篆學指南。以貽同好云。

印者何。信也。信從爪何。手持信也。從節何。節表信也。

先輩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大失古法。自唐篆始作俑。又漢印文。皆白文。朝廷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故可緩。軍中印文。多鑿。蓋即時行令。故不可緩。唐易朱文。古法漸廢。至宋絕無知者。

陽文、文貴清輕。陰文、文貴重濁。重非重滯。濁非汙濁。方平正直。無纖無巧。無懸無剩。轉運活而布置密。乃爲上乘。清輕象天。重濁象地。物各從其類也。

白文印須仍摹篆字。不可圓。或遇斜筆。取巧寫過。文須逼邊。不可使空。空便不古。朱文印第不可盤曲。如唐篆或取雜體。不妨旁通。其太奇險詭辭說者。亦須謹避。文不可太逼邊。逼邊便板。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爲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惟四出筆。乃可著邊。

印二名者。可回文。如姓下著印字在右。名在左也。單名者不可回文。回文讀不去矣。字印宜用氏。不宜用

父男子尊稱人呼我者也名印著氏不得字印著印不得仍舊非眞仍舊也辟如水行不能舍舟而車陸行不能舍車而舟也然而操之乘之非舟車也我操舟我乘車也

昔人論篆有云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斜圓不變謂之環可謂善狀又若爲刀法發者凡篆之害三聞見不博學無淵源一害也偏旁點畫輳合成字二害也經營位置陳密不勻三害也刀之害六心手相乖有形無意一害也轉運緊苦天趣不流二害也因便就簡顚倒苟完三害也鋒力全無專求工緻四害也意骨雖具終未脫俗五害也或作或輒成自兩截六害也

論篆又云摹印有四功作造化冥契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又篆把筆訣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緩紉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

作書妙在第四指得力作印妙在第三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舒無不如意非眞得力者不能

一畫失所如壯士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眇一目味此二語印法大備差髮少不如意不妨全體重磨至于再至于三雜諸秦漢舊印中簡擇不出如詩家擬古樂府纔是當家

文有法印亦有法畫有品印亦有品得其法斯得其品婉轉緜密繁則減除簡則添續終而復始死而復

生。首尾貫串。無斧鑿痕。如元氣周流。一身者。章法也。圓融淨潔。無懶散。無局促。經緯各中其則。如衆體成根一心者。字法也。清朗雅正。無垂頭。無鎖腰。無輭脚。如耳目口鼻各司一職者。點畫法也。法由我出。不由法出。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如飛天仙人。偶遊下界者。逸品也。體備諸法。錯綜變化。莫可端倪。如生龍活虎。捉摸不定者。神品也。非法不行。奇正迭運。斐然成文。如萬花春谷。燦爛奪目者。妙品也。去短集長。力追古法。自足專家。如範金琢玉。各成良器者。能品也。

下筆如下營。審字如審敵。對篆如對壘。臨刻如臨陣。以意爲將。以手指爲卒。以坐落爲形勝。以識藻爲糧餉。以意義爲甲冑。以毫管爲弓矢。以刀挫爲劍戟。以布筭爲指揮。以配合爲變動。以風骨爲堅守。以鋒芒爲攻伐。以得意爲奏凱。以知音爲賞功。

凡印字簡須勁。令如太華孤峯。字繁須緜。令如重山疊翠。字短須狹。令如幽谷芳蘭。字長須闊。令如大石喬松。字大須壯。令如大刀入陣。字小須瘦。令如獨繭抽絲。字太纏。須帶安適。令如閒雲出岫。字太省。須帶美麗。令如百卉爭妍。字太緊。須帶寬綽。令如長霞散綺。字太疏。須帶結密。令如密地布錦。字太板。須帶飄逸。令如舞鶴游天。字太侻。須帶嚴整。令如神鼎足立。字太難。須帶擺撇。令如天馬脫韁。字太易。須帶艱阻。令如雁陣驚寒。字太平。須帶奇險。令如神鼈鼓浪。字太奇。須帶平穩。令如端人佩玉。刻陽文須流麗。令如春花舞風。刻陰文須沈凝。令如寒山積雪。刻二三字以下。須遒朗。令如孤霞捧日。五六字以上。須稠疊。令如衆星麗天。刻深須鬆。令如蜻蜓點水。刻淺須入。須如蛺蝶穿花。刻壯須有執。令如長鯨

飲海。又須俊潔勿擁腫。令如緜裏藏針。刻細須有情。令如時女步春。又須雋爽勿離澌。令如高柳垂絲。刻承接處。須便捷。令如彈丸脫手。刻點綴處。須輕盈。令如落花在草。刻轉折處。須圓活。令如順風鴻毛。刻斷絕處。須陸續。令如長虹竟天。刻落手處。須大膽。令如壯士舞劍。刻收拾處。須小心。令如美女拈針。執政家印。如鳳池添水。雞樹落英。將軍家印。如猛獅弄毬。駿馬御勒。卿佐家印。如器列八璆。樂成六律。學士家印。如鳳書五色。馬鬣三花。內史家印。如孤鳳朝陽。五龍夾日。御史家印。如絮縈驄馬。蝶繞繡衣。督學家印。如藝海泛瀾。文江翻浪。法司家印。如繡斧凝霜。烏臺列柏。牧民家印。如五馬鳴珂。雙鳧飛舄。經業家印。如驊騮汗血。蚌蛤藏珠。隱士家印。如泉石吐霞。林花吸露。文人家印。如屈注天潢。倒流滄海。游俠家印。如吳鉤帶雪。胡馬流星。登臨家印。如海鷗戲水。天雞弄風。豪士家印。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貧士家印。如三徑孤松。五湖片月。鑑賞家印。如驪龍吐珠。馮夷擊節。好事家印。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僧道家印。如雲中白鹿。洞裏青羊。妓女家印。如春風蘭若。秋水芙蓉。

一刀去。又一刀去。謂之複刀。刀放平若貼地以覆。謂之覆刀。一刀去。一刀來。既往復來。謂之反刀。疾送若飛鳥。謂之飛刀。不疾不徐。欲拋還置。將放更留。謂之挫刀。刀鋒向兩邊相摩盪。如負芒刺。謂之刺刀。既印之後。或中肥邊瘦。或上短下長。或左垂右起。修飾勻稱。謂之補刀。連去取勢平貼。取式速飛。取情緩進。取意往來。取韻摩盪。取鋒起要著落。伏要含蓄。補要玲瓏。住要遒勁。

大抵制作。須著創子手段。鑑賞須著金剛眼睛。

琴有五不彈。印有九不刻。其揆一也。篆不配。不刻。器不利。不刻。與不到。不刻。力不餘。不刻。與俗子不刻。不是識者不刻。强之以勢。不刻。求之不專。不刻。取義不佳者。不刻。作者苦心。正須識者珍重。若不珍重。作亦徒然。作既徒然。不若不作。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續三十五舉及其他五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壽齡　董雲寔　王文治　朱賓文　孫平治）

G一六三一上　徐平鎮